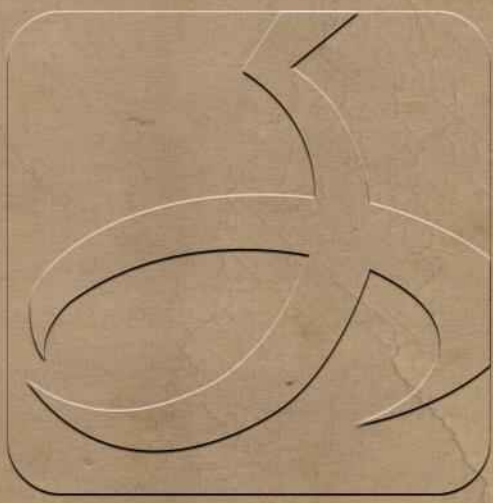




Centimetres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783-24

宋文鑑卷第一百七

說

怪說上

怪說下

唐說

雜說

進說

太極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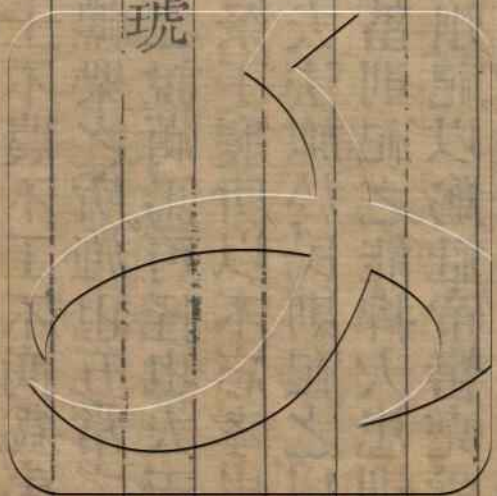
雜說送張琥

剛說

雜說

怪說上

三才位焉各有常道反厥常道則謂之怪矣夫三光代明四時代終天之常道也日月為薄蝕五星為彗孛可怪也夫五嶽安焉四



石介

石介

尹源

劉敞

王安石

周敦頤

蘇軾

蘇軾

蘇軾

石介

石介

石介

尹源

劉敞

王安石

周敦頤

蘇軾

蘇軾

蘇軾

石介

宋文鑑卷第一百七

瀆流焉地之常道也山為之崩川為之竭可怪也夫君南面臣北面君臣之道也父坐子立父子之道也而臣抗於君子敵於父可怪也夫中國聖人之常治也四民之所常居也衣冠之所常聚也而髡髮左衽不士不農不工不商為夷者半中國可怪也夫中國道德之所治也禮樂之所施也五常之所被也而汗漫不經之教行焉妖誕幻惑之說滿焉可怪也夫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庶人祭于寢所以不忘孝也而忘而祖廢而祭去事夷狄之鬼可怪也夫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契能殖百穀祀以為稷后土能平九州祀以為社帝饗堯舜禹湯文武有功烈於民者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邱陵民所取財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而老觀佛寺徧滿天下可怪也人君見一日蝕一星縮一風雨不調順一草木不生殖則能知其為天地之怪也乃避寢減膳徹樂恐懼責已修德以禳除焉彼其滅君臣之道絕父子

之親棄道德悖禮樂裂五常遷四民之常居毀中國之衣冠去祖宗而祀夷狄汗漫不經之教行妖誕幻惑之說滿則反不知為怪既不能禳除之又崇奉焉時人見一狐媚一鵲噪一梟鳴一雉入則能知其為人之怪也乃啟呪祈祭以厭勝焉彼其孫其子其父其母忘而宗祖去而父母離而常業裂而常服習夷鬼則反不知其怪既厭勝之又尊異焉愈可怪也甚矣中國之多怪也人不為怪者幾少矣噫一日蝕一星縮則天為之不明一山崩一川竭則地為之不寧釋老之為怪也千有餘年矣中國蠹壞亦千有餘年矣不知更千餘年釋老之為怪也如何中國之蠹壞也如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不生呼

怪說下

石介

或曰天下不謂之怪子謂之怪今有子不謂怪而天下謂之怪請為子而言之可乎曰奚其為怪也曰昔楊翰林欲以文章為宗於天下憂天下未盡信已之道於是盲天下人目聾天下人耳使天

下人目盲不見有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使天下
人耳聾不聞有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俟周公孔
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滅乃發其盲開其聾使天下唯見
已之道唯聞已之道莫知其他今天下有楊億之道四十年矣今
人欲反盲天下人目聾天下人耳使天下人目盲不見有楊億之
道使天下人耳聾不聞有楊億之道俟楊億道滅反發其盲開其
聾使目唯見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耳唯聞周公
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
部之道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也三才九疇五常之道也反厥常則
為怪矣夫書則有堯舜典皋陶益稷謨禹貢箕子之洪範詩則有
大小雅周頌商頌春秋則有聖人之經易則有文王之繇周公之
爻夫子之十翼今楊億窮研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
纂組剗鍍聖人之經破碎聖人之言離析聖人之意蠹傷聖人之
道使天下不為書之典謨禹貢洪範詩之雅頌春秋之經易之繇

爻十翼而為楊億之窮研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
組其為怪大矣是人欲去其怪而就於無怪今天下反謂之怪而
怪之嗚呼

唐說

尹源

世言唐所以亡由諸侯之彊此未極于理夫弱唐者諸侯也唐既
弱矣而久不亡者諸侯維之也燕趙魏首亂唐制專地而治若古
之建國此諸侯之雄者然皆恃唐為輕重何則假王命以相制則
易而順唐雖病之亦不得而外焉故河北順而聽命則天下為亂
者不能遂其亂河北不順而變則姦雄或附而起德宗世朱泚李
希烈始遂其僭而終敗亡者田悅叛于前武俊順于後也憲宗討
蜀平夏誅蔡夷鄆兵連四方而亂不生卒成中興之功者田氏秉
命王承宗歸國也武宗將討劉稹之叛先論三鎮絕其連衡之計
而王誅以成如是二百年姦臣逆豎專國命者有之夷將相者有
之而不敢窺神器非力不足畏諸侯之勢也及廣明之後關東無

復唐有方鎮相侵伐者猶以王室爲名及梁祖舉河南劉仁恭輕戰而敗羅氏內附王鎔請盟于時河北之事去矣梁人一舉而伐唐有國諸侯莫能與之爭其勢然也向使以僖昭之弱乘巢蔡之亂而田承嗣守魏王武俊朱滔據燕趙疆相均地相屬其勢宜莫敢先動況非義舉乎如此雖梁祖之暴不過取霸于一方耳安能疆禪天下故唐之弱者以河北之疆也唐之亡者以河北之弱也或曰諸侯疆則分天子之勢子何議之過乎曰秦隋之勢無分于諸侯而亡速于唐何如哉

雜說

劉敞

善治天下者求之於其身而已矣耳也者所以聽也目也者所以眎也口也者所以言也心也者所以思也手也者所以攬也足也者所以走也凡此數者相待而成相須而生廢之則病缺之則喪然而莫相易也莫相德也分定故也聖人之治天下能使百官萬物如耳目心口手足之不可相易亦不相德濟之如一身而天下

安有不治哉屠羊說者楚之屠羊者也當昭王之時吳兵入郢昭王奔走屠羊說有功焉王定而賞之屠羊說曰不可王始失國吾亦失屠羊今王復國吾亦復屠羊吾職已足矣又何賞乎此其不相德也甚矣所謂分定者非名位有所極人不敢聞之者也清濁中理賢不肖中倫人莫能聞之者也譬若足之不可爲手耳之不可爲目也故天子憂天下諸侯憂其國公卿大夫憂其家所任大者憂亦大所任小者憂亦小非上獨逸而下獨苦也古者以進爲役以退爲休勞力者安勞心者憂此其不以利私也已故上下一體也憂大者慮遠憂小者慮短故有天下者其眎百歲猶旦暮也有一國者其眎一世猶旦暮也有一家者其眎一歲猶旦暮也旦逸樂而暮憂患人情所不爲是故天子有百世之憂諸侯有十世之憂士庶人有終世之憂

進說

王安石

古之時士之在下者無求于上上之人日汲汲惟恐一士之失也

古者士之進有以德有以才有以言有以曲藝今徒不然自茂才等而下之至于明法其進退之皆有法度古之所謂德有才者無以為也古之所謂言者又未必應今之法度也誠有豪傑不世出之士不自進乎此上之人弗舉也誠進乎此而不應今之法度有司弗取也夫自進乎此皆所謂枉己者也孟子曰未有枉己能正人者也然而今之士不自進乎此者未見也豈皆不如古之士自重以有恥乎古者并天下之地而授之氓士之未命也則授一廛而為氓其父母妻子裕如也自家達國有塾有序有庠有學觀游止處師師友友絃歌堯舜之道自樂也磨礱鐫切沉浸灌養行完而才備則曰上之人其舍我哉上之人其亦莫之能舍也今也地不井國不學黨不庠遂不序家不塾士之未命也則或無以裕父母妻子無以處行完而才備上之人亦莫之舉也士安得而不自進嗚呼使今之士不若古非人則然勢也勢之異聖賢之所以不得同也孟子不見王公而孔子為季氏吏夫不以勢乎哉士之進

退不惟其德與才而惟今之法度而有司之好惡未必今之法度也是士之進不惟今之法度而幾在有司之好惡耳今之有司非昔之有司也後之有司又非今日之有司也有司之好惡豈常哉是士之進退果卒無所必而已矣噫以言取人末之失也取焉而又不得其所謂言是失之失也況又重以有司好惡之不可常哉古之道其卒不可見乎士也有得己之勢其得不已乎得己而不已未見其為有道也楊叔明之兄弟以父任皆京官其勢非吾所謂無以處無以裕父母妻子而有不得已焉者也自枉而為進士而又枉於有司而又若不釋然二君固常自任以道而且朋友我矣懼其猶未寤也為進說與之

太極圖說

周敦頤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

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
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唯人
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
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聖人之道仁義而已矣而主靜無欲故靜立人極
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
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
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
哉易也斯其至矣

雜說送張琥

蘇軾

曷常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其田美而多
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其食足而有餘則種之常不後時而斂
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實久藏而不腐今五十
口之家而其百畝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耨耰銍艾相尋
於其上者如魚鱗而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斂之常不待其

熟此豈能復有美稼哉古之人其才非有大過今之人也其平
居所以自養而不敢輕用以待其成者閔閔焉如嬰兒之望長也
弱者養之以至於剛虛者養之以至於充三十而後仕五十而後
爵信於久屈之中而用於至足之後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
之末此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
志於學不幸而早得與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早也吾
今雖欲自以為不足而歎且妄推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
也哉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子止於此矣子歸過京師而
問焉有曰轍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語之

剛說

蘇軾

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又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所好夫剛者非好
其剛也好其仁也所惡夫佞者非惡其佞也惡其不仁也吾平生
多難常以身試之凡免我于厄者皆平日可畏人也擠我于嶮者
皆異時可喜人也吾是以知剛者之必仁佞者之必不仁也建中

靖國之初吾歸自海南見故人問存沒追論平生所見剛者或不
 幸死矣若孫君介夫諱立節者真可謂剛者也始吾弟子由為條
 例司屬官以議不合引去王荆公謂君曰吾條例司當得開敏如
 予者君笑曰公過矣當求勝我者若我輩人則亦不肯為條例司
 矣公不答徑起入戶君亦趨出君為鎮江軍書記吾時適守錢塘
 往來常潤間見君京口方新法之初監司皆新進少年馭吏如束
 濕不復以禮遇士大夫而猶敬憚君曰是抗丞相不肯為條例司
 者謝麟經制溪洞事宜州守王奇與蠻戰死君為桂州節度判官
 被旨鞫吏士有罪者麟因收大小使臣十二人付君并按且盡斬
 之君持不可麟以語侵君君曰獄當論情吏當守法逗撓不進諸
 將罪也既伏其辜矣餘人可盡戮乎若必欲以非法斬人則經制
 司自為之我何與焉麟奏君抗拒君亦奏麟侵獄事刑部定如君
 言十二人皆不死或以遷官吾以是益知剛者之必仁也不仁而
 能以一言活十二人於必死乎方孔子時可謂多君子而曰未見

剛者以明其難得如此而世乃曰太剛則折士患不剛耳長養成
 就猶恐不足當憂其太剛而懼之以折耶折不折天也非剛之罪
 為此論者鄙夫患失者也君平生可紀者甚多獨書此二事遺其
 子勳勸明剛者之必仁以信孔子之說

雜說

蘇軾

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汨汨雖一日千里
 無難及其與石山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
 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雖吾亦不能知也
 邨超雖為桓温腹心以其父情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將死出一箱
 付門生曰本欲焚之恐公年尊必以相傷為斃我死後公若大損
 眠食可呈此箱不爾便燒之情後果哀悼成疾門生依指呈之則
 悉與温往反密計情大怒曰小子死晚矣更不復哭若方回者可
 謂忠臣矣當與石碣比然超謂之不孝可乎使超知君子之孝則
 不從温矣東坡先生曰超小人之孝也

梁史劉凝之爲人認所著履卽予之此人後得所失履送還不肯復取又沈麟士亦爲鄰人認所著履麟士笑曰是卿履邪卽予之鄰人得所失履送還麟士曰非卿履邪笑而受之此雖小事然處世當如麟士不當如凝之也

宋君奪民時以爲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其過也子罕釋相而爲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七市女聞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所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此戰國策之言蘇子曰管仲仁人也戰國策之言庶幾是乎然世未有以爲然者也雖然管仲之愛君亦陋矣不諫其過而務分謗焉或曰管仲不可諫也蘇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諫而不聽則不用而已矣故孔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桓温之所成殆過於劉越石而區區慕之者英雄必自有以相伏初不以成敗言耶以此論之光武之度本不如玄德唐文皇之英氣未必過劉寄奴也

人君不得與臣下爭善同列爭善猶以爲妬可以君父而妬臣子乎晉宋閒人主至與臣下爭作詩寫字故鮑昭多累句王僧虔用拙筆以避禍悲夫一至於此哉漢文言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乃不及非獨無損於文帝乃所以爲文帝之盛德也而魏明乃不能堪遂作漢文勝賈生之論此非獨求勝其臣乃與異代之臣爭善惟無人君之度正如妬婦不獨禁忌其夫乃妬他人之妾也漢仍秦法至重高惠固非虐主然習所見以爲常不知其重也至孝文始罷肉刑與參夷之誅景帝復孥戮晁錯武帝罪戾有增無損宣帝治尙嚴因武之舊至王嘉爲相始輕減法律遂至東京因而不改班固不記其事事見梁統傳固可謂疎略矣嘉賢相也輕刑又其盛德之事可不記乎統乃言高惠文帝以重法興哀平以輕法衰因上書乞增重法律賴當時不從其議此如人年少時不節酒色而安老後雖節而病見此便謂酒可以延年可乎統亦東京名臣一出此言遂獲罪于天其子松竦皆以非命而死冀卒滅

族嗚呼悲夫戒哉疏而不漏可不懼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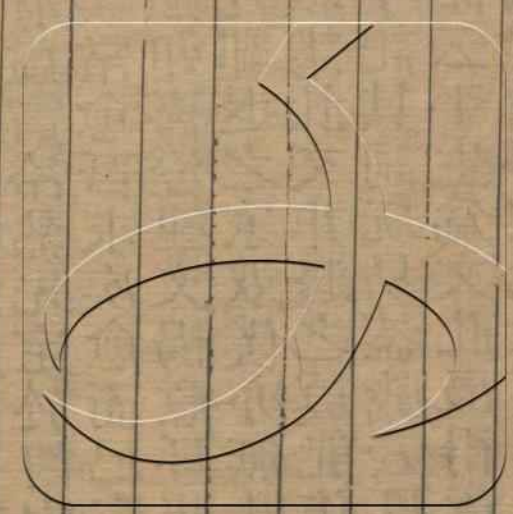
晉士浮虛無實用然其間亦有不然者如孟嘉平生無一事然桓
温謂嘉曰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馭卿温平生輕殷浩豈妄許人
者哉乃知孟嘉若遇當作謝安安不遇不過如孟嘉

眞宗時或薦梅詢可用者上曰李沆嘗言其非君子時沆之沒蓋
二十餘年矣歐陽文忠公嘗問蘇子容曰宰相沒二十年能使人
主追信其言以何道子容言獨以無心故爾軾因贊其語且言陳
執中俗吏爾特至公猶能取信主上況如李公之才識而濟之以
無心耶

脉之難明古今所病也至虛有盛候太實有羸狀差之豪釐疑似
之間便有死生禍福之異此古今所病也疾不可不謁醫而醫之
明脉者蓋天下一二騏驥不時有天下未嘗徒行和扁不世出病
者終不徒死亦因其長而護其短耳士大夫多秘所患求脉驗之
靈否使索病於冥漠之中辨虛實冷熱於疑似之間醫不幸而失

不肯自謂失也則巧飾遂非以全其名至於不救則曰是固難治
也閒有馴愿者或用主人之言亦須參以所見兩存而雜治以故
藥不効此世之通患而莫之悟也吾平生求醫必於平時默驗其
工拙至於有疾必先盡告以所患而後求診使醫了然知患之所
在然後求之脉虛實冷熱先定於胸中則脉之疑似不能亂也故
雖中醫治吾疾常愈吾求疾愈而已豈以困醫爲事哉
韓退之喜大顛如喜澄觀文暢意耳非信佛法也而妄撰退之與
大顛書其詞凡鄙退之家奴僕亦無此語今一士人又於其末妄
題云歐陽永叔謂此文非退之莫能作此又誣永叔者
永叔作醉翁亭記其詞玩易蓋戲云耳不自謂奇特也而妄庸者
亦撰作永叔語云平生爲文此最得意又云吾不能作退之畫記
退之亦不能爲醉翁亭記此大妄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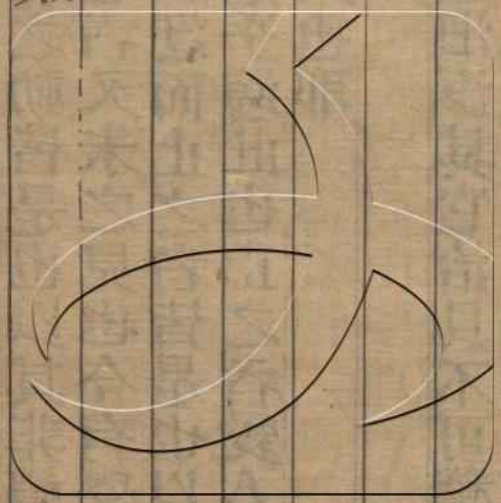
宋文鑑卷第一百七



宋文鑑卷第一百八

迂說 師說 葬說 史說 弔說 芻說 戒

治戒 福州五戒 行舟戒 毀戒 嫌戒



王令 王令 程頤 張舜民 呂大鈞 陳瓘 宋祁 蔡襄 江休復 王回 王回

戒子孫

女戒

迂說

邵雍

張載

王合

非禮之舉非義之動皆是也以其非禮義而止者蓋未之見以其非禮義而止之者又未之見也今有學聖人之道而行聖人之義者皆曰迂以其迂而止之者皆是也以其迂而止者又皆是也何勇於為彼而惡乎適此也止之者愛人耶豈樂人之為非禮義而懼人之為聖人也耶

師說

王合

上古之書既已汨沒其它治具不可稽見而五帝之學求之傳說閒或見之夏商之書雖號殘缺然學之名具存周則大備故其設施炳然彰白若然帝王之於治目它雖世有取舍於學則未聞或廢也豈非君師云者兩立不可一缺耶夫惟至治之世其措民各有本而次第之以及其化故地有井而自養其業雖有士農工商

之異未嘗不力而食因其資給然後繩其游惰澄其淫邪勸其彊梗其治略已定矣然猶鄉遂有庠序之教家國有塾學之設自世子以及卿大夫之子皆入學為之師以諭其道為之保以詔其業示以智仁聖義中和使相充擴孝友睦婣任恤使相修飾禮樂射御書數使相開曉故其左右之聞前後之觀不仁義則禮樂迨其淬磨漸浸之成則入孝而出弟尊尊而長長然後取而置之民上則君盡其所以為君臣盡其所以為臣卒無一背戾者其出於學而存於師也道之衰微迄於餘周如檐石之將墜其引綴未絕者猶有一綫髮繼之暴秦不扶而抑遂至墮壞漢興宜大更制而裁補縫之故其俗無所防範聽民所為卒於無所不至然能郡縣創孔子祠立五經博士置弟子員策賢良求經術以對當世得失於古雖未為善而其風俗遂號為平豈前世遺風餘化漸漬深而未斬耶抑民苦秦而効易見也當此之時士猶能相遵師故終漢世傳詩書禮易春秋而名家者以百十計晉魏而下浸以沉溺更數

十氏唯唐爲近古大抵纔追齊漢治而未能遠過嗚呼何爲而止此也夫天下之所以不治患在不用儒而唐漢以來例嘗任儒矣卒不甚治者何也有儒名有儒位而不用儒術而然爾其弊在於學師不立而立賢無方聖人之道不講不明士無根源而競放流故不識所以治亂之本而不知所以爲儒之任又上取之不以實而以言故也夫人所以能自明而誠者已非生知則出於教導之明而修習之至也如其無師則天下之士雖有強力向進之心且何自明而誠也夫天下之材力訓導而懋勉之且猶患其糝麻故七十子親逢聖人而薰炙之其聞與見不爲不至猶且柴愚參魯師僻由彥賜不受命而貨殖冉求爲宰而賦粟倍又況後聖人數千歲其書殘缺訛蠹又資才下於數子而欲其自爲而不立學與師猶甚願穫而顧不耕也如必待其自賢而取之多見其希闊不可俟也自周至唐綿數千歲其卓然聖賢而自名可以治寄者孟軻抵韓愈纔三四人是其力能提扶其道而竟不知用者所以歷

年已遠而人出甚少也如其多則或用之矣苟患其少無如廣師而立學續其所不長擢其所未高使知其所所以救亂然後名聞而實取之則庶矣天下之師絕久矣今之名師者徒使組刺章句希望科第而已昔者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今賊人者皆是是皆取戾於孔子者也惡得爲人師

葬說

程頤

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地之美者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擁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矣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一作草木生物之茂盛乃其驗也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或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乎甚者不以奉先爲計而專以利後爲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慎須使異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犁所及一本所謂五患者溝渠道路避村落遠井窰五患旣慎則又鑿地必四

五丈遇石必更穿之防水潤也既葬則以松脂塗棺槨石灰封墓門此其大略也若夫精畫則又在審思慮矣其各葬一作火葬者出不得已後不可遷就同葬一作焚矣至於年祀寢遠會高不辨亦在盡誠各具棺槨葬之不須假夢寐著龜而決也葬之穴尊者居中左昭右穆而次後則或東或西亦左右相對而啟穴也出母不合葬亦不合祭棄女還家以殤穴葬之

史說

張舜民

馬文淵有言人貧當益堅老當益壯貧而堅者雖市里小民尙有之老而壯雖士人未之見也韓退之潮陽之行齒髮衰矣不若少時之志壯也故以封禪之說迎憲宗又曰自今請改事陛下觀此言傷哉丈夫之操始非不堅誓於金石凌於雪霜既而怵於死生顧於妻孥罕不回心低首求免一時之難者退之是也退之非求富貴者也畏死爾故善爲國者如農圃然初則養育其材勿使之夭折終則將就其美勿使之摧折君臣相成同底于道顧必使之

至於盡歡竭忠之地亦何有哉唯樂天則不然知其不可爲而一舍之危行而放其言懷卷而同其塵可謂晦而明柔而立者也故終其身而不辱如劉夢得柳子厚輩舍文字語言之外復何有哉劉蕡贊史臣以蕡爲疏直蕡於策中引襄公煞陽父春秋罪漏言而蕡旣戒帝漏言而身誦語于庭又蕡不先以忠結上知後爲謀之若是殆非史家才識也且蕡布衣也出應詔以何計先結主之知而後言之哉雖諫官御史以在近列儻先視人主之意而方出言是何人也蕡輩造廷待問有所及不列之於廷對何階而上達哉唯其疎直乃得敢言之士儻使來者皆三思後言之朝廷何望哉度斯人也殆是惡直醜正之人使惡直醜正之人執史筆以去取前人之事則一代之人若爲進的蕡雖不第同試如李邵輩公言于朝以爲己之不若一時藩侯爭相辟置如牛僧孺合狐楚不敢待以賓幕皆以師禮資之是何同時之人其見重顧如此數百年之後獨不信於史臣之筆亦可歎矣

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不謂死者可救而復生謂生者或不救而後起問而後言其惻怛之心痛疾之意不欲生則思慮所及雖其大事有不能周之者而況於他哉故親戚僚友鄉黨聞之而往者不徒弔哭而已莫不為之致力焉始則致含殮以周其急朋友進見士喪禮族人相為三日則共糜粥以扶其羸親始死三日不舉又有舍見文王世子曰則共糜粥以扶其羸親始死三日不舉志子張之喪公明儀為志原其從柩也少者執紼長者專進止非從主人也四十者執紼見雜記孔子從柩也少者執紼長者專進止非食老也曰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此則專進止者也見曾子問其掩壙也壯者盈坎老者從反哭十者待盈坎見雜記四祖而賜焉弟用車馬所知則賜而不奠兄不足則贈焉幣其禮在贈賜之後又公之贈賜于邦問不足則贈焉其費故曰不足則贈賜禮喪凡有事則相焉國昭子之母死問位於子張並見檀弓斯可

謂能救之矣故適有喪者之詞不曰願見而曰比雖國君之臨亦曰寡君承事他國之使者曰寡君使某毋敢視賓客見少儀檀弓人見賓不以尊卑貴賤莫不拜之明所以謝之且自別於常主也平日相見或主人先拜客或客先拜主人賓見主人無有答其拜者明所以助之且自別於常賓也禮見曲自先王之禮壞後世雖傳其名數而行之者多失其義喪主之待賓也如常主喪賓之見主人也如常賓如常賓故止於弔哭而莫敢與其事如常主故舍其哀而為衣服飲食以奉之其甚者至於損奉終之禮以謝賓之勤廢弔哀之儀以寬主之費由是則先王之禮意其可以下而已乎今欲行之者雖未能盡得如禮至於始喪則哭之有事則奠之奠不必更自致禮惟能以力之所及為營喪具之未具者以應其求輟子弟僕隸之能幹者以助其役易紙幣壺酒之奠以為禭除供帳饋食之祭以為貲與賻凡喪家之待已者悉以他辭受焉色異眾嫌庶幾其可也

武帝征伐之意雖汲黯之言在所不採而主父偃以疎逖微賤進言九事乃以伐匈奴為諫引尉佗章邯明秦之所以亡嚴安亦曰靡敝國家結怨匈奴非所以子民而安邊也夫偃安之所陳與上異意以秦法論之是謂非上之建立必誅無赦武帝乃見而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夫言雖不用而其人見收則非特足以進天下之材亦可以來天下之言一語不當從而廢之則非特塞賢材之路亦將鉗天下之口武帝之異於始皇其在斯乎晁錯為國遠慮身喪家覆世哀其忠然其學以申商刑名為師峭直刻深不純乎道論人主之所急以臨制臣下為先又曰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于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然則聖主之務所以尊顯而垂後者果在於術數而已乎唯其質不厚而學非其師故其論如此其荒唐也

訪問於善宜虛心而待之主先入之言懷決定之意掠能問之美

無肯聽之實如是而問者君子之所不對也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於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既而私於冉有曰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於是乎三發而不對孔子曰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孔子豈固隱哉為其有決定之意而無肯聽之實則遂事不可以復諫而空言適足以自咎語默動靜豈不謹哉

人主於聽納之際尤當寬詳盡下不當使進言之士懷未畢之語楚子革與王言如響祈父譏之及其摩厲以須之得間而諷焉能使其饋不食寢不寐以思其言使靈王有自克之仁改過之勇則子革之言豈小補哉然方其言之如響而其意有未盡則謂之謂諛可也呂蒙正對太宗曰君子小人之盛衰繫之時運讀其言者為之驚駭然至於論小人之害政戒人主之不察則言之發端固有為也

君臣議論之際言脫於口而四方傳之以警以勸所以作天下之

術嘗在於此堯舜三代君臣相與之際語言宣盡何其坦然而無蔽隱也蓋君欲舉事與爲必謀乎下而臣有嘉謀嘉猷必告乎上上有所未達下有所未諭亦必反覆論難無失其和以趣於正是而後已夫豈有不盡之情未畢之語而使利口諛言之士可得而閒之也哉至唐之德宗則不然謀議之際所詢乎下者情有不盡所告乎上者語有未畢疑貳之意作而刻核之心應固未嘗以本然之意告其大臣豈不曰所以密機事而固主權也然而言脫於口而盧杞無不知焉惡君子之盡忠而顯絕其言甘小人之譎邪而陰授其柄然則德宗之術亦已疎矣

戒

治戒

宋 祁

吾歿稱家之有亡以治喪斂用濯浣之衣鶴氅裘紗帽縷履三日棺三月葬謹無爲流俗陰陽拘忌也棺用雜木漆其四會三塗卽止使數十年足以腊吾骸朽衣巾而已吾之焄然蒿然皦皦有識

者還於造物放之太虛可腐敗者合於黃壚下付無窮吾尙何患掘冢深三丈小爲冢室劣取容棺及明器左置明水二盞酒二缸右置米麴二奩朝服一稱私服一稱鞞履自副左刻吾誌右刻吾銘卽掩壙惟簡儉無以金銅雜物置冢中吾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不足垂後爲吏在良二千石猶可容數人無功于國無惠于人不可以請諡於有司不可受贈典又不宜求巨公作誌及碑冢上植五株柏墳高三尺石翁仲它獸不得用蓋自標置者非干載永安計爾毋作道佛二家齋醮此吾生平所志若等不可違命作之違命作之是死吾也是以吾爲遂無知也葬之日以緇布纏棺四襲引毋作方相俑人陳列衣服器用累吾之儉吾平生語言無過人者謹無妄編綴作集使後世蚩詆吾也吾侍上講勸凡十七年上頗記吾面目姓名然身後不得丐恩澤爲無厭事若等兄弟十四人惟二孺兒未仕此以諉莒公莒公在若等爲不孤矣若等兄弟雖有異母者古人謂四海之內皆爲兄弟況同父均氣乎

詩稱死喪之威兄弟孔懷不可不念也兄弟之不懷求合它人人渠肯信哉縱陽合之彼應笑且憎也若等視吾事莒公云何莒公友吾云何可以爲法矣人不可以無學至於奏議牋記隨宜爲之天分自有所稟不可強也要得數百卷書在胷中則不爲人所輕誚矣

福州五戒

蔡襄

觀今之俗爲父母者視己之子猶有厚薄迨至娶婦多令異食貧者困於日給其勢不得不然富者亦何爲之蓋父母之心不能均於諸子以至此不可不戒人之子孝本於養親以順其志死生不違於禮是孝誠之至也觀今之俗貧富之家多於父母異則兄弟分養乃至纖悉無有不校及其亡也破產賣宅以爲酒肴設勞親知施與浮圖以求冥福原其爲心不在於親將以誇勝於人是不知爲孝之本也生則盡養死不妄費如此豈不善乎

兄弟之愛出於天性少小相從其心歡欣豈有閒哉迨因娶婦或至臨財憎惡一開卽成怨隙至有興訟冒刑獄至死而不息者殊可哀也蓋由聽婦言貪財利絕同胞之恩友愛之情遂及於此娶婦何謂欲以傳嗣豈爲財也觀今之俗娶其妻不顧門戶直求資財隨其貧富未有婚姻之家不爲怨怒原其由蓋婚禮之夕廣糜費已而校奩橐朝索其一暮索其二夫虐其妻求之不已若不滿意至有割男女之愛輒相棄背習俗日久不以爲怪此生民之大弊人行最惡者也

凡人情莫不欲富至於農人商賈百工之家莫不晝夜營度以求其利然農人兼井商賈欺謾大率刻剝貧民罔昧神理譬如百蟲聚居强者食啗曾不暫息求而得之廣爲施與冀滅罪惡其愚甚矣今欲爲福孰若減刻剝之心以寬貧民去欺謾之行以畏神理爲子孫之計則亦久遠居鄉黨之間則爲良善其義至明不可不志

行舟戒

江休復

景祐丁丑歲夏六月浮汴而東將至驛名青陽者風甚不可行舟橫竹箭之中屢矣柁者不能制其後檣者無以奢其傍遽泊於上風多其縛纏以維之固其椽杙以繫之蕩動頓掣惴惴然慮飄於東岸責其人置舟危地對曰若據便地則乘流而止順風而過者衝有衝擊排蹙之患姑處此以避其銳焉於是斷者續之挺者椽之恐懼警戒卒以無患彼揚帆乘勢嚮我延頸而羨之者敗溺不救摧撞相倚退而念曰今日之風我之患卒以全彼之利遂以傾利害不同而吉凶相詭時耶理邪或曰止者易為工進者難為巧彼知順風之可乘不知疾風之不可乘得勢者不戒臨危者能懼是以禍福殊焉因志之以為行舟戒

毀戒

王回

傳毀者不可不戒也毀之來亦多原矣或以其迹疑或侮而為疑或惡而加誣焉由小人者更身質之以斷信一傳焉則百千人斯傳之矣傳既廣而文致之益密其可信益牢此訊一人焉曰有之彼訊一人焉曰有之同異交執則何說而不若固有之也雖其所知者力不能救已若是則蒙垢陷污則終身無以自明焉夫所謂傳毀者惡惡而欲敗之云爾毀在君子則可不反而思耶察其所由辨其所以無使其漸而播也尚庶已乎傳曰流言止於智者謂其能禦其來也矧肯易而傳之耶

嫌戒

王回

禮謹於別嫌疑夫嫌疑者豈有其實然我以為嫌疑之謂也我以為嫌疑則人必有嫌疑之者然而世多忽焉而不戒者何也恃其情不至於是也情不至於是有人焉伺間躡其迹而議之則奚說而可辭與其亦受之而已矣夫人亦好多言矣完然者尚欲指其缺也況自投於嫌疑之地欲免得乎此君子所以貴由禮也

戒子孫

邵雍

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後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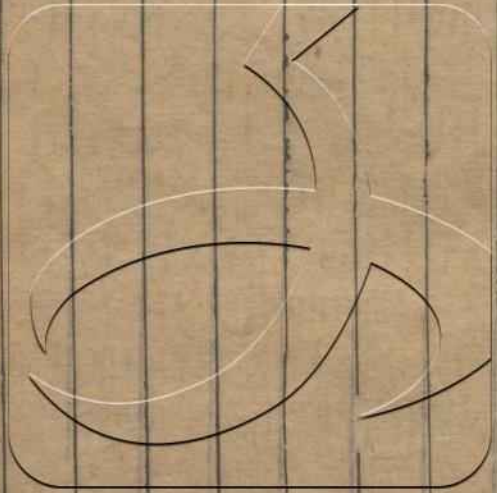
教而善非聖而何教而後善非賢而何教亦不善非愚而何是知
善也者吉之謂也不善也者凶之謂也吉也者目不觀非禮之色
耳不聽非禮之聲口不道非禮之言足不踐非禮之地人非善不
交物非義不取親賢如就芝蘭避惡如畏蛇蝎或曰不謂之吉人
則吾不信也凶也者語言詭譎動止陰險好利飾非貪淫樂禍疾
良善如雉隙犯刑憲如飲食小則殞身滅性大則覆宗絕嗣或曰
不謂之凶人則吾不信也傳有之曰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
不善亦惟日不足汝等欲為吉人乎欲為凶人乎

女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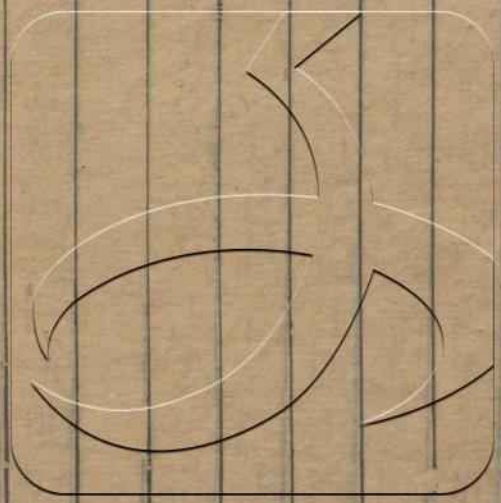
張載

婦道之常順惟厥正婦止是曰天明是其帝命使順嘉爾婉
婉克安爾親往之爾家呂氏汝家克施克勤順能行孝爾順惟何無違夫
子婦也無然皋皋皋皋難無欲訛訛與事也彼是而違爾焉非
則非彼舊而革爾焉儀改舊乃汝惟非儀女生則戒
王姬肅雍酒食是議周王之然貽爾五物以銘爾心錫爾佩巾墨子

誨言銅爾提匱謹爾賓薦賓客祭祀玉爾奩具素爾藻絢藻絢枕飾
爾文竹席爾吳莞念爾書訓因枕文思爾退安安爾退彼實有室有室
有室爾勿從室不得從而遜爾提提提提安也爾生引逸逸引長也



宋文鑑卷第一百八



宋文鑑卷第一百九

制策

制科策

蘇軾

皇帝若曰朕承祖宗之大統先帝之休烈深惟寡昧未燭於理
 志勤道遠治不加進夙興夜寐于茲三紀朕德有所未至教有所
 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鑿田野雖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
 徹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
 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宵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未
 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為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為拘禁防
 繁多民不知避敎法寬濫吏不知懼曩繫者眾愁歎者多仍歲以
 來災異數見六月壬子日食于朔淫雨過節燠氣不效江河潰決
 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變不虛生緣政而起五事之失六
 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
 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揅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

其考於古乎京師諸夏之根本則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
右僭差不度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爲京師政在撻姦或曰不撻獄
市推尋前世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
道非有弊治奚不同王政所由形于詩道周公豳詩王業也而係
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
相兼度支錢穀文計也兵師大眾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內史
韋質之言不宜兼於宰相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
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圓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
五均之義富人彊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
急政而當今之要務予大夫其悉意以陳毋悼後害

臣謹對曰臣聞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有事則匹
夫之言重於泰山非智有所不能而明有所不察緩急之勢異也
方其無事也雖齊桓之深信其臣管仲之深得其君以握手丁寧
之間將死深悲之言而不能去其區區之三豎及其有事且急也

雖唐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賤且疎而一言以入之不
終朝而去其腹心之疾夫言之於無事之世者足以有所改爲而
常患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世者易以見信而常患於不及改爲
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亂亡相尋而世主之所以
不悟也今陛下處積安之時乘不拔之勢拱手垂裳而天下嚮
風動容變色而海內震恐雖有一事之失常一物之不獲固未足
以憂陛下也所謂親策賢良之士者以應故事而已豈以臣言
爲真足以有感於陛下耶雖然君以名求之臣以實應之陛下
下爲是名也臣敢不爲是實也伏惟制策有念祖宗先帝大
業之重而自處於寡昧以爲志勤道遠治不加進臣竊以爲陛下
下卽位以來歲歷三紀更於事變審於情僞不爲不熟矣而治不
加進雖臣亦疑之然以爲志勤道遠則雖臣至愚亦未敢以明詔
爲疑也夫志有不勤而道無不遠陛下苟知勤矣則天下之事
粲然無不畢舉又安以訪臣爲哉今也猶以道遠爲歎則是陛下

下未知勤也臣請言勤之說夫天以日運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動故無疾器以日用故不蠹天下者大物也久置而不用則委靡廢放日趨於弊而已矣陛下深居法宮之中其憂勤而不息邪臣不得而知也其宴安而無爲邪臣不得而知也然所以知道遠之歎由陛下之不勤者臣竊見陛下以天下之大欲輕賦稅則財不足欲威四夷則兵不彊欲興利除害則無其人欲敦世厲俗則無其具大臣不過遵用故事小臣不過謹守簿書上下相安以苟歲月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又竊聞之自頃歲以來大臣奏事陛下無所詰問直可之而已臣始聞而大懼以爲不信及退而觀其效見則臣亦不敢謂不信也何則人君之言與士庶不同言脫於口而四方傳之捷於風雨故太祖太宗之世天下皆諷誦其言語以爲聳勸之具今陛下所震怒而賜譴者何人也合於聖意誘而進之者何人也所謂朝夕論議深言者何人也越次躡等召而問訊之

者何人也四者臣皆未之聞焉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願陛下條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可用之人有幾某事未治某人未用雞鳴而起曰吾今日爲某事用某人他日又曰吾所爲某事其事果濟矣乎所用某人其人果才矣乎如是孜孜焉不違於心屏去聲色放遠善柔親近賢達遠覽古今凡此者勤之實也而道何遠乎伏惟制策有夙興夜寐于今三紀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斂田野雖闕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徹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未興禮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胥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爲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爲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敘法寬濫吏不知懼繫繫者眾愁歎者多凡此陛下之所憂數十條者臣皆能爲陛下歷數而備言之然而未敢爲陛下道也何者陛下誠得御臣之術而固執之則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皆以可捐之大臣而已不與今陛下區區

以嚮之數十條爲已愛者則是 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天下所謂賢者 陛下既得而用之矣方其未用也常若有餘而其既用也則不足是豈其才之有變乎古之用人者日夜深提策之武王用太公其相與問答百餘萬言今之管子是也古之人君其所以反覆窮究其臣者若此今 陛下默默而聽其所爲則夫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無時而舉矣古之忠臣其受任也必自先度曰吾能辦是矣乎度能辦是也又曰吾君能忘已而任我乎能無以小人間我乎度其能忘已而任我也能無以小人間我也然後受之既已受之矣則以身任天下之責而不辭讓天下之利而不愧今也內不度己外不度君而輕受之受之而眾不與也則引身而求去 陛下又爲美辭而遣之加之重祿而慰之夫引身而求退者非果廉節而有讓也是邀君以自固也是自明其非我之欲留以逃謗也是不能辦其事而以其患遺後人也 陛下奈何聽之臣故曰 陛下

未得御臣之術也若夫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者此實不至也德之必有以著其德之之形教之必有以顯其教之之狀德之之形莫著於輕賦教之之狀莫顯於去殺此二者今皆未能焉故曰實不至也夫以選舉之重而不取才行官吏之眾而不行考課農末之相傾而平糴之法不立貧富之相役而占田之數無限天下之闕政則莫大乎此而和氣安得不斂乎田野闢者民之所以富足之道也其所以無聊則吏政之過也然臣聞天下之民常偏聚而不均吳蜀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荆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由此觀之則田野亦未可謂盡闢也夫以吳蜀荆襄之相形而饑寒之民終不能去狹而就寬者世以爲懷土而重遷非也行者無以相羣則不能行居者無以相友則不能居若輩徒饑寒之民則無有不聽矣邊境已安而兵不得徹者有安之名而無安之實也臣欲小言之則自以爲愧大言之則世俗以爲笑臣請略言之古之制北狄者未始不通西域今之所以不能通者是夏人爲之障

也朝廷置靈武於度外幾百年矣議者以爲絕域異方義不敢近而況於取之乎然臣以爲事勢有不可不取者不取靈武則無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則契丹之疆未有艾也然靈武之所以不可取者非以數郡之能抗吾中國吾中國自困而不能舉也其所以自困而不能舉者以不生不息之財養不耕不戰之兵塊然如巨人之病腿非不枵然矣而手足不能以自舉欲去是疾也則莫若捐秦以委之使秦人斷然如戰國之世不待中國之援而中國亦未始有秦者有戰國之全利而無戰國之患則夏人舉矣其便莫如稍徙緣邊之民不能戰守者於空閑之地而以其地益募民爲屯田屯田之兵稍益則向之戍卒可以稍減使數歲之後緣邊之民盡爲耕戰之夫然後數出兵以苦之要以使之厭戰而不能支則折而歸吾矣如此而北狄始有可制之漸中國始有息肩之所不然將濟師之不暇而又何暇乎所謂利入已浚而浮費彌廣者臣竊以爲外有不得已之二虜內有不得已而不一之後宮後宮之

費不下一敵國金玉錦繡之工日作而不息朝成夕毀務以相新主帑之吏日夜儲其精金良帛而別異之以待倉卒之命其爲費豈可勝計哉今不去此等而欲廣求利之門臣知所得之不如所喪也軍冗而未練者臣嘗論之曰此將不足恃之過也然以其不足恃之故而擁之以多兵不蒐去其無用則多兵適所以爲敗也官冗而未澄者臣嘗論之曰此審官吏部與職司無法之過也夫審官吏部是古者考績黜陟之所也而特以日月爲斷今縱未能復古可略分其郡縣不以遠近爲差而以難易爲等第其人之所堪而別異之才者常爲其難而不才者常爲其易及其當遷也難者常速而易者常久而爲此者固有待也吏部與外之職司常相關通而爲職司者不惟舉有罪察有功而已必使盡第其屬吏之所堪以詔審官吏部審官吏部常從內等其任使之難易職司常從外第其人之優劣才者常用不才者常閑則冗官可澄矣庠序興而禮樂未具者臣蓋以爲庠序者禮樂旣興之所用非所以

與禮樂也今禮樂鄙野而未完則庠序不知所以爲教又何以興
禮樂乎如此而求其可封責其胥讓將以息訟而措刑者是卻行
而求前也夫上之所嚮者下之所趨也而況從而賞之乎上之所
背者下之所去也而況從而罰之乎今 陛下責在位者不務教
化而治民者多拘文法臣不知朝廷所以爲賞罰者何也無乃或
以教化得罪而多以文法受賞歟夫禁防未至於煩多而民不知
避者更以爲市也敘法不爲寬濫而吏不知懼者不論其能否而
論其久近也纍繫者眾愁歎者多凡以此也伏惟 制策有仍歲
以來災異數見乃六月壬子日食十朔淫雨過節煥氣不效江河
潰決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于變不虛生緣政而起此豈非
陛下厭聞諸儒牽合之論而欲聞其自然之說乎臣不敢復取
洪範傳五行志以爲對直以意推之夫日食者是陽氣不能履險
也何謂陽氣不能履險臣聞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是爲一交
交當朔則食交者是行道之險者也然而或食或不食則陽氣有

彊弱也今有二人並行而犯霧露其疾者必其弱者其不疾者必
其彊者也道之險一也而陽氣之彊弱異故夫日之食非食之日
而後爲食其虧也久矣特遇險而見焉 陛下勿以其未食也爲
無災而其既食而復也爲免咎臣以爲未也特出於險耳夫淫雨
大水者是陽氣融液汗漫而不能收也諸儒或以爲陰盛臣請得
以理折之夫陽動而外其於人也爲噓噓之氣溫然而爲濕陰動
而內其於人也爲噓噓之氣冷然而爲燥以一人推天地天地可
見故春夏者其一噓也秋冬者其一噓也夏則川澤洋溢冬則水
泉收縮此燥濕之效也是故陽氣漫汗融液而不能收則常爲淫
雨大水猶人之噓而不能吸也今 陛下以至仁柔天下兵驕而
益厚其賜戎狄桀傲而益加其禮蕩然與天下爲咻响溫煖之政
萬事惰壞而終無威刑以堅凝之亦如人之噓而不能噓此淫雨
大水之所由作也天地告戒之意陰陽消伏之理殆無以易此矣
而 制策又有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

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球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考於古乎此 陛下畏天恐懼求過之端而流入於迂儒之說此皆愚臣之所學於師而不取者也夫五行之相沴本不至於六六沴者起於諸儒欲以六極分配五行於是始以皇極附益而為六夫皇極者五事皆得不極者五事皆失非所以與五事並列而別為一者也是故有眊而又有蒙有極而無福曰五福皆應此亦自知其疎也呂氏之時令則柳宗元之論備矣以為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其不可者皆天事也其不可行者皆人事也若夫祭社伐鼓本非有益於救災特致其尊陽之意而已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由此言之則亦何必正陽之月而後伐鼓球變如左氏之說乎盛夏報囚先儒固已論之以為仲尼誅齊優之月固君子之所無疑也伏惟 制策有京師諸夏之根本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此在 陛下身率之耳後宮有大練之飾則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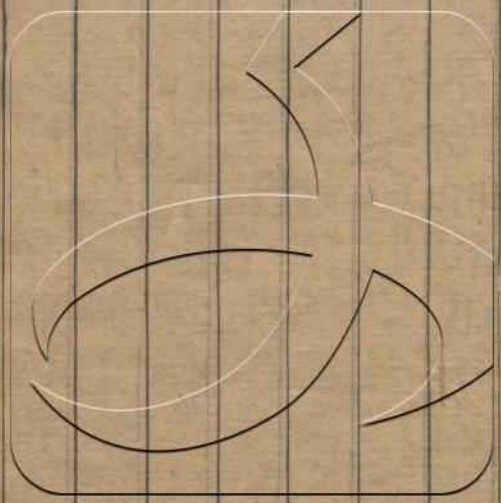
以羅紉為羞大臣有脫粟之節則四方以膏粱為汙雖無禁令又何憂乎伏惟 制策有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為京師政在擿姦或曰不可撓獄市此皆一偏之說不可以不察也夫見其一偏而輒舉以為說則天下之說不可以勝舉矣自通人而言之則曰治內所以為京師也不撓獄市所以為擿姦也如使不撓獄市而害其為擿姦則夫曹參者是為逋逃主也伏惟 制策有推尋前世探觀治迹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臣竊以為不然孝文之所以為得者是儒術略用也其所以得而未盡者是用儒之未純也而其所以為失者是用老也何以言之孝文得賈誼之說然後待大臣有禮御諸侯有術而至於興禮樂係單于則曰未暇故曰儒術略用而未純也若夫用老之失則有之矣始以區區之仁壞三代之肉刑而易之以髡笞髡笞不足懲中罪則又從而殺之用老之失豈不過甚矣哉且夫孝武亦不可謂用儒之主也博延方士而多興妖祠大興宮室

而甘心遠略此豈儒者教之今夫有國者徒知徇其名而不考其實見孝文之富殖而以為老子之功見孝武之虛耗而以為儒者之罪則過矣此唐明皇之所以溺於宴安徹去禁防而為天寶之亂也伏惟制策有王政所由形于詩道周公幽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臣聞幽詩言后稷公劉所以致王業之艱難者也其後累世而至文王之時則王業既已大成矣而其詩為二南二南之詩猶列於國風而至於幽獨何怪乎昔季札觀周樂以為大雅曲而有直體小雅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夫曲而有直體者寬而不流也思而不貳怨而不言者狹而不迫也由此觀之則大雅小雅之所以異者取其辭之廣狹非取其事之小大也伏惟制策有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眾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內史韋質之言不宜兼於宰相臣以為宰相雖不親細務至於錢穀兵師固當制其贏虛利害陳平所謂責之內史者特以宰相不當治其簿書多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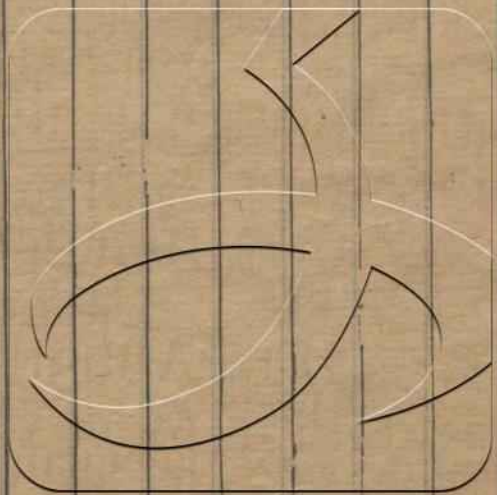
之數耳昔唐之初以郎官領度支而職事以治及兵興之後始立使額參佐既眾簿書益繁百弊之源自此而始其後裴延齡皇甫鏞皆以剝下媚上至於希世用事以宰相兼之誠得防姦之要而韋質之議特以其權過重歟故李德裕以為賤臣不當議令臣常以為有宰相之風矣伏惟制策有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園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此六者亦方今之所當論也昔單穆公曰民患輕則多作重以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以行之亦不廢重輕可改而重不可廢不幸而過重失於重此制錢貨之本意也命者人君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秩者民力之所供取於府而有限以無窮養有限此虛實之相養也水旱蓄積之備則莫若復隋唐之義倉邊陲守禦之方則莫若依秦漢之更卒周官有太府天府泉府玉府內府外府職內職金職幣是謂九府太公之所行以致富古者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為國均則市不二價四民常均是謂五均

獻王之所致以為法皆所以均民而富國也凡陛下之所以策
 臣者大略如此而於其末復策之曰富人疆國尊君重朝弭災致
 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此臣有以知陛
 下之聖意以為向之所以策臣者各指其事恐臣不得盡其辭是
 以復舉其大體而槩問焉又恐其不能切也故又詔之曰悉意以
 陳而無悼後害臣是以敢復進其猖狂之說夫天下者非君有也
 天下使君主之耳陛下念祖宗之重思百姓之可畏欲進一
 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進欲退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退今者每進
 一人則人相與誹曰是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欲也每退一人則又
 相與誹曰是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惡也臣非敢以此為舉信也然
 而致此言者則必有由矣今無知之人相與謗於道曰聖人在上
 而天下之所以不盡被其澤者便嬖小人附於左右而女謁盛於
 內也為此言者固妄矣然而天下或以為信者何也徒見諫官御
 史之言矻矻乎難入以為必有閒之者也徒見蜀之美錦越之奇

器不由方貢而入於宮也如此而向之所謂急政要務者陛下
 何暇行之臣不勝憤懣謹復列之於末惟陛下寬其萬死幸甚
 幸甚謹對



宋文鑑卷第一百九



宋文鑑卷第一百十

制策

制科策

孔文仲

皇帝若曰在昔明王之治天下仁風翔洽德澤汪濊四序調於上萬物和於下兵革不試刑辟弗用內則俊賢居位以熙於王職外則夷狄向風以修於歲貢建皇極以承天心斂時福以錫民庶然後日星雨露鳥獸草木效祥薦祉書之不絕朕甚慕之其何術以臻此歟朕承祖宗之業託士民之上明有所未燭化有所未孚而任大守重難于負荷故詳延魁壘之士思聞讜直之言以輔不逮庶幾乎治蓋人君即位必求端于天而正諸已惟五事得其常則庶證協其應朕饗國以來靡敢自肆而和氣猶鬱大異數見迺元年日食三朝洎仲秋地震數路而冀方之廣爲災最甚豈朕弗德之致歟夙寤晨興思其所以是故圖講政務則日至中昃而猶多苟簡之習烝進人才則官無虛假而頗乏績用之美種羌非不懷

徠也而邊候或時繹騷以至臨遣輔臣愴明神武烝民非不愛養也而生業或未完富以至外馳使者宣布惠教國用雖節而尚煩於調度兵籍雖眾而未精於簡稽寬關梁之禁而商靡通捐器玩之巧而工弗戒夫風俗浮薄根於取士之無本道教之不明而博詢臺閣之論所執者不一豈無救弊之道焉刑罰煩重出於設法之多門沿襲之不革而將加恩仁之政使死者少緩必有可行之術焉予欲興乎七教兼乎三至以底聖人之道則宜條其先後之次予欲明乎六親盡乎五法以極天下之治則宜敘其本末之要乃至仲舒之言班固謂切於當世其可施於今者何策崔寔之論范曄謂切於政體其有益於時者何事毋以謂古人陳迹既久而不可舉毋以謂本朝成法已定而不可改惟其改之而適中舉之而得宜不迫不迂歸於至當書曰言之非艱行之惟艱子大夫其悉心以陳朕亦不憚於有爲焉

對臣伏惟

陛下下明詔降清問講求萬事之統皆非愚臣之所

能及也然臣竊有深憂者陛下求言好善之隆名遠出百王之

上至於用言納諫之道有未充盡其極爾何者陛下莅祚之初

首開轉對以延疎遠切直之言召羣臣以詢安危利害之策者此

陛下天資謙恕思得深謀至計以補所未照也而言之既多聽

之既久卒未聞采一事用一畫見之天下至於近日四方之人與

夫朝廷之上賢卿誼老交章累疏論列時政得失臣考之公議以

爲雖臯夔周召之謀所以致君福民寧九廟而安萬世者公讜不

能過此矣而陛下聞之若不聞見之若不見豈其急近論而略

遠慮安小補而捐大忠乎此臣所大懼也臣願陛下首思聽言

用諫之義不聽則已聽則博同天下之心不用則已用則兼取遠

近之策然後動無遺事舉無失計而善政可行太平可議矣臣將

論天下事先述此以獻臣誠愚闇不知大體惟陛下省納焉

聖策曰在昔明王之治天下仁風翔洽德澤汪濊四序調於上萬

物和於下兵革不試刑辟弗用內則雋賢居位以熙於王職外則

戎夷嚮風以修於歲貢建皇極以承天心歛時福以錫民庶然後日星雨露鳥獸草木效祥薦祉書之不絕甚尊慕之其何術而臻此與臣聞天下之術有大小而人君用之有先後先其大而後其小則用力不勞而天下治宜先而後可大而小則用力愈勞而天下亂天下之術其大者能正其始是也其小者不能正其始是也在昔明王之治天下仁翔而德洽四序調而萬物和以至兵偃刑措雋賢修職夷狄納貢建皇極而天道應歛五福而民氣洽吉祥見於上珍符出於下者正始之術行也後世之治天下萬事失其序而災害荐至者正始之術廢也陛下追慕古昔治功之美而諮求致之之術臣請遂言正始之說夫天下之道三曰王曰霸曰強國天下之本一曰卽位卽位者王所以自正也始不以正及其末也雖欲變而正之亦無及矣是故始爲強國未有能終之以霸政者也始爲霸政未有能終之以王術者也孔子作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夫元年正月者一年一月也而變之曰元與正

者欲人君當卽位之初體元以居正也元者善之本也正者道之極也人君能於始初清明力行善本而躬履道極此王道所以成也且夫一之以道德治之以仁義此王道也行之以仁義雜之以功利此霸道也專用權謀不顧義理此強國之術也及考其見於效也王道行於數千歲之外詠歌畏愛猶深結於民心而不忍去之霸政止能及其身至子孫之世則廢熄不講強國之術民之視上相疾如仇讎伺其有間則相與蹈藉傾覆之矣凡三道者得失之報若白黑然而世主趨王道者少適霸政與強國者多何也蓋王道所及甚遠而不能取成於倉卒霸政與強國爲敝雖深而能見效於目前人之常情薄遠效而貴速成是所以失趨適之正也漢之文景唐之太宗皆有可致之資又有能致之勢而致治安國不能與三代並者失其所適也伏惟陛下聰睿神武得之於天可謂有能致之資矣日月所被皆在圖籍可謂有必致之勢矣當承祧踐極之始端本清源之日欲王而王欲霸而霸欲強國而國

強得失之策繫於一舉而已譬猶御八駿之馬馳九軌之路擇而後往則得其正一或不慎以意馳之則宜之燕者或造於楚矣宜往吳者或之於秦矣則失事物交會之間不可不慎所適如此臣竊觀近日朝野之論而考陛下意之所適求之於古不能無疑且天下之所以治者貴義而不貴利也奈何先之以興利仁人之所以尊者明道而不計功也奈何一之以望功萬事所以成就者遲久也奈何期之以迫急四方所以畏愛者愷悌也奈何驅以威刑荀卿曰國者巨用之則巨小用之則小揚子曰好大而不爲大不大矣好高而不爲高不高矣此而望仁翔而德洽四序調而萬物和以至兵偃刑措雋賢修職夷狄納貢建皇極而天道應歛五福而民氣治吉祥見於上珍符出於下豈不難哉臣願陛下曠然大變而行眾人之所不能爲卓然自致而行前世之所不能到尊尚王道賤略強霸其尊之也若抱渴而需飲其賤之也若辭闇而卽明屏去諛佞親近忠直數御東序開陳圖書講前代之興亡

論百王之成敗以其善行以其惡戒避其所失趨其所得仰而思之以夜而繼日也幸而得之輟寐以待旦也有言逆於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志必求諸非道用其粹而遺其駁操其要而治其煩凡此皆王道之術也而正始之論也陛下深講而力行之則馴致古昔明主之道如決流抑墜爾何患慕之而未臻乎聖策曰朕承祖宗之業託士民之上明有所未燭化有所未孚又退託于任大守重艱于負荷思聞讜直之言以輔不逮庶幾乎治此見陛下虛心訪道至誠惻怛之至意也如臣之愚何足以奉承之而臣嘗聞之曰明欲被于萬物化欲孚於四方未有不自治心始也夫治心者聖人所以窮理之術也人之有心猶天之有極也是故晦冥陰默之中不足以辨南北以能考而正之者極星是也是非紛雜之間不足以審真偽而能別而分之者心官是也心也者天下之至正也又能養之以正則善惡是非萬事之理無不白矣齋戒以持之使其不失清虛以守之使其不亂問以通之謀以發

之此治心之始也及其成也不思焉未嘗不應於理也不勉焉未嘗不合於道也藏之爲志氣而無不充發之爲事業而無不濟如權衡設於此而萬鈞之重銖兩之輕無所不辨如槃水設於此而大如天地細如毛髮無所不察此治心之效也心正則明盡明盡則化至此自然之道 陛下思聞讜直之言庶幾乎治此天下之盛福也臣聞適於耳目之娛而爲心腹之害者柔從說順也雖芟夷之而常患其有餘忤於一日之意而爲百世之利者剛方讜直也雖養長而常患其不足古之聖賢屈已執謙和顏遜志加以以勞來之厚助之以勸賞之渥凡以養天下剛方讜直之節使森然立於吾庭爲國家廟社之福故夫伏格趨鼎引衣斷檻破裂麻制封還詔書如此之類日常有之而不爲怪者所以廣聰明而來下情也臣願 陛下容忍近臣之獻言開納遠臣之論事實諫諍之任以助聞見補憲肅之官以振綱紀而又力以謙沖假借深養剛方讜直之氣如漢高祖之於周昌晉武帝之於劉毅然後可以得

天下讜直之言以輔治道不然猶卻行求前徒舉以訪臣又安補於萬一哉 聖策曰蓋人君卽位必求端於天而正諸已惟五事得其常則庶證協其應有國以來靡敢自肆而和氣猶鬱大異數見迺元年日蝕三朝洎仲秋地震數路而冀方之廣爲災最甚自處於弗德之致夙寤晨興思其所以此見 陛下畏天飭已恐懼修省之盛德也臣聞日食地震者陽微陰盛也而或曰日食者歷之常數也臣請辨之 一百七十三年有餘而爲一交然後食此歷家之說也而春秋襄公二十一年之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之七月八月皆未及一交則食此歷之不合一也二漢之政西京爲盛東京爲衰大率皆二百餘年爾而西京四十五食東京七十四食食之疏密應政之盛衰而然曾無定數此歷之不合二也是日食者非可託於歷其要爲陰盛之應也陽浮爲天而主於動陰凝爲地而本於靜宜靜而動者陰越其分而擬諸陽之與陰君子小人之道也君子道長則陽氣發於祥瑞小人道長則陰氣見於災變此

天人相與必然之應也易自復之一陽至坤之六陰凡十二卦相往來於一歲之間蓋聖人告人以君子小人之道有相更之勢貴於早防之也在臨則戒之曰八月有凶在泰則戒之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欲其慎之於八月之前消之於未陂未復之始也陛下陰尊君子之道抑小人之道而已凡天下之道有故有新有大有小有老有弱有正有邪有訥有辯有躁有靜以對而言之在上偏者皆陽而君子之道也在下偏者皆陰而小人之道也上偏欲其過厚下偏欲其常損宜厚而薄之宜損而益之則陰盛陽微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其敝至於不可扶持此不可不察也若夫舊勞必遷而新策必合大臣依違而小臣執議老成淪伏而弱齒簡拔方直疎遠而柔諛親附辨給者獲用而遲蹇者被退銳進者褒陞而默守者遺落陰盛陽微之變莫著於此矣天地告戒之意不爲不審願陛下思所以應之夫陽不可以不尊陰不可以不抑君子

之道不可不進小人之道不可不退不抑不退其萌雖微及其既盛甚可畏也周之衰諸侯僭天子又其衰也大夫僭諸侯又其衰也家臣僭大夫又其衰也夷狄盟中國此陰盛之極也而春秋自此絕筆矣故臣願陛下早思所以救之聖策曰圖講政務則日至中昃而猶多苟簡之習悉進人材則官無虛假而頗乏績用之美臣聞講政務而絕苟簡在於貴遲久進用人材而底績用在於練名實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夫聖人之才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而至於論治定功成之業未嘗不待之以久何也速則粗粗則所得暴而所及淺久則精精則所收博而所被深此聖人之意也蓋夫仁必久安義必久由志必久勤法必久守令必久行官必久任士必久養兵必久練游神於累歲之外望化於必世之後夫如是則心一而慮精事詳而理究德新而道大化浹而澤流動乎萬物之上被乎天地之間又何患苟簡之習哉聖人無爲不言而海內大治者以能練羣臣覈名實也官各守其分謂之名

職各治其事謂之實永弼之任責之以論道德和陰陽財計之司
責之以通有無足國用諫官責之以直言得失御史責之以彈戢
愆違侍從責之以盡規納誨將帥責之以安邊御敵職司責之以
一路之政守令責之以一郡一縣之治如此舉名以責其官按實
以督其職而庶績弗凝者未之有也今夫大臣下兼財計之柄小
官或侵將帥之權侍從言責不得盡其詞職司守令不得專其治
未見其能無虛假也朝廷設百官於外內皆所以治天下萬事非
徒爲空名以付之也欲立一事重建一官欲治一政重遣一使未
見其能底績用也 聖策曰種羌非不懷徠也而邊候或時繹騷
以至臨遣輔臣愴明神武臣以爲禦戎之策失之於素而已夫以
邊鄙之重不責統帥之臣而求希合倖進之小謀金革之機不爲
持重之算而聽輕舉易動之疎計是以其弊在於苟爭小功而忘
大憂專趨小利而失大信此猾虜所以敢負懷徠之恩踐王圍而
抗官師亦吾有以致之而已夫敵之未至也制之宜以經遠之策

敵之既至也禦之宜有應變之術齊景公時燕晉爲寇景公患之
問於晏嬰而嬰之所薦者穰苴而穰苴卒能逐寇而安邦唐憲宗
時劉闢爲梗憲宗患之問於杜黃裳黃裳所薦者高崇文而崇文
卒能擒敵而定蜀 陛下宜詔輔弼大臣各薦將才而用之則神
武愴於天地之表河湟之外當有解椎髻襲衣冠來獻國地者又
豈患奔衝之寇不足禦乎 聖策曰蒸民非不愛養也而生業或
未完富以至外馳使者布宣惠教臣以爲 陛下愛民欲其富而
不足以富國遣使宣惠教而適足以爲弊蓋失所以先後之序矣
夫事有肇禍而法有起患者不謂事之始法之初也累之至久則
弊敗積而禍患起此必至之勢也臣嘗爲 陛下深慮後世之患
而必爲無窮之弊蓋在乎富民之道不講而富國之謀太深也凡
賦歛之於民古人貴其損之而不貴其益春秋書宣公初稅畝成
公作邱甲哀公用田賦以爲益之不已則勢窮力弊必至於變故
孔子詳錄其事以貽後世之戒臣嘗觀富國之論不起於豐大之

世而多出於戰爭之際王者總制六合所以服民心而重國體者在吾道德之盛大不繫財貨之豐盈易之小畜者德之小也則曰富以其鄰在泰與謙則道之大者也皆曰不富以其鄰夫左右相比之謂鄰人君之與天下中國之與四夷皆鄰也人君所以運動天下役使四夷道有餘者不假於富德不足者須富行之 陛下固宜法謙泰之有餘豈可用小畜之不足是以巨橋雖積而商不能居敖倉雖盈而秦不能守非無財也道德不建而失天下之心也夫鳥窮則啄獸窮則搏人窮則詐 陛下之民可謂窮矣前世所謂無藝極之賦大之山海細之草木其利皆已入於官而行於今矣 陛下徐思弛費息用以寬民財而逸民力若大禹卑宮惡服漢文弋絳革鳥以澤天下庶幾不至大匱而復出泉以取其息實使以厚其征而求富民宣惠之名不可得矣易之剝者始於下也其象曰上以厚下安宅所以救剝也 陛下取於下悉矣上取下悉則其勢既極而其象為剝孟子曰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

二而民有孳用其三而父子離臣懼民心積窮不知所出漸為離散以至剝落雖有湯禹文武之才無所復施其巧易曰觀我生觀民也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 陛下觀天下之勢易離難合一危則不可再安上念五聖之業艱難勤苦一欲則不可復正則夫富國之謀適足為深憂未足為 陛下不利也伏惟發於神斷罷法追使以幸天下以福萬世此四方裂眦決目之所共望豈獨賤臣之妄言哉 聖策曰國用雖節而尚煩於調度兵籍雖眾而未精於簡稽臣以為國用雖節而調度煩者未得節之道兵籍雖眾而簡稽疏者未得簡之本也九州土地之產撮粟尺帛之賦陸輓水漕銜柁摩轂日夜合雜以輸太倉以古準今可謂盛矣至於道途之艱將負之疲京師之一金田野之百金也少府之百金民屋之萬金也夫以萬金之費施之於一燕好之中用之於一賜子之內此類可勝計哉地之財有時民之力有限人君之費無窮以有時有限養無窮此條度所以愈增而不已民力所以愈困而不

支也古者宮庭之職百二十員漢之文帝明帝給事宦者不過二十人太祖養兵不過二十萬太宗嘗謂近臣曰人君當淡然無欲不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姦佞無自入矣凡此皆清心節用之本實民養物之要不務先理其本而廣爲調度之求故曰未得節之道也今夫能省內郡之黥兵而益以土兵然後兵可簡也國家北失幽燕西捐靈夏守邊捍塞無百二之要阻是以二邊黥卒特爲爪牙不可以廢至於方內無事之羣百年不識兵革而例設屯伍坐蠹民力此不可不制也宜依前世府衛之法使民得以口率出徒而分天下郡爲三等上郡五千中郡三千下郡一千而止番休迭上不過什一則武備修而簡稽精矣周公制禮方五百里謂之大國其車千乘爲五萬五千兵而民不告勞者施之有序制之得術也今之所謂上戶者征歛甚厚而其力困所謂下戶者庸役不及而其勢逸而上戶居其一下戶居其十是常困其一而逸其十也家有二夫古者皆出一兵今皆逸之而不能用反斂有限之

穀帛以給不耕之僮民此豈周公之心哉故曰未得簡稽之本也

聖策曰寬關梁之禁而商賈靡通臣聞錢者無用之物而聖人

貴之者以其能通有用之財也夫以無用而通有用是以貴其通

而不貴其積古之所以通貨達財者在乎商賈之職而不在于上

今之關市之征密於布棋均輸之吏苛於翼虎商旅易業轉爲他

技而求財貨之通難矣聖策曰捐器玩之巧而工弗戒此在

陛下約已以率爾陛下約已於上則六宮蒙化於內百官率法

於朝百姓承流於下及其久也風俗轉移嗜好薄損有其財而無

其尊弗敢踰制有其力而非其道不敢敗度則雖不捐器而工自

戒矣臣又聞之天下技巧華靡之玩未有不始於京師欲治四方

先治京師古之道也夫以千里之地而四方之俗皆有焉者唯京

師也唯其難制之宜甚詳周法六鄉四郊之內自比長主五家卽

而上之至卿大夫凡萬有八千九百三十六官而後足以致京師

之治今京師治民之職大不過京兆尹次不過河南令而求風敦

俗朴是以難也唯 陛下擇之而已 聖策曰風俗浮薄根於取士之無本教道之不明而嚮詢臺閣之論所執者不一豈無救敝之道焉凡取士之要不過二科曰德行也文辭也而已臣以爲白三代以上可以用德行由秦漢以下不過用文辭而臺閣所以異論者蓋不過二者之間此 陛下必欲以德行取天下之士則并田當授也侯國當建也民必家給也官必久任也鄉當讀法也家當有塾也而後可以求全德真行致之於位如其未也而獨設選舉德行之科是亦無補而已夫先世之吏正故所舉者必求仁義孝弟今世之吏邪故所舉者不過請託嗜好故曰今日取士不過可以用文辭爾至於敦俗之本教道之法臣願有獻焉蓋士節之重輕未嘗不與國體之安危相應如根本強弱於下而枝葉榮枯於上也昔周之士貴秦之士賤夫上有屈體下無屈道者貴也舍己所守求合於上者賤也而周秦治亂考此可見蓋夫士無守道自重之節人有翹躁不恥之求漸漬成俗恬不爲怪未有甚於今

日也宜有以矯正其弊使士知自重而人蹈廉恥凡潛德獨行不求聞之君子必深察之而使之常在於必顯仰希俯合昧於寵辱之人必深觀而使之常至於不用則天下皆知盛德之意士節一變敦俗之本教道之法自此致之可也 聖策曰刑罰煩重出於設法之多門沿襲之不革而將加恩仁之政使死者少緩必有可行之術焉臣觀 陛下之意不過欲倣三代之肉刑施之於從坐之死爾是未盡觀時制宜之道也古者政敦事朴雖以聖人之智而因革之間猶有未盡者肉刑是也斷民之支體使不爲完人此非聖人之心而三代用之者因革之理有未盡也且立尸而祭近於瀆神俎豆而食近於甚野豈若後世虛神之位金石爲器哉肉刑之不可用於今猶之不可尸祭而俎食夫大辟之科至死而不敢怨者法當其罪也儻欲加恩仁之政寬從坐之死則今之律令自有減死一等法捨此不用而斷支刑足爲駭民驚俗之政未足爲可行之術也昔子產欲止伯有之妖必并立子孔之後則夫政

雖期於推賞而亦貴於慎名使天下不知朝廷恩仁之意而徒傳告以斷人之足而弃之豈所以爲慎名 聖策曰予欲興乎七教兼乎三至以底聖人之道則宜條其先後之次欲明乎六親盡乎五法以極天下之治則宜敘其始末之要此見 陛下博稽古先欲舉載籍之所傳施之於今以盡聖人之道而盡天下之治也臣請深論天下之道先後之次始末之要而 陛下酌焉蓋德與刑並行於天地之間如寒暑相將而未嘗離也於是之間必有先後之次上焉者專德以勝刑若堯舜之無刑成周之措刑是也中焉者假刑以助德若西漢宣帝任刑名東漢明帝善刑理是也下焉者唯刑而已秦人以刑致亂隋人以刑兆變是也此先後之次不同故治亂之應異也則夫恭老尊齒樂施親賢好德惡貧廉儉之七教至禮不辭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悅至樂無親而天下和之三至從而可明其次也抑臣又聞之恐懼寅畏者政之始也驕逸隳惰者政之末也周宣王中興之盛德而不慎於後其詩終

爲變雅唐太宗慈儉英武之主而魏鄭公劉洎馬周之徒咸諫以爲漸不及正觀蓋崇高富貴之勢驕逸隳惰之所伺也視其有間則入而不能出矣是以聖哲之君遐觀遠慮思之於所不思求之於所不求方其大安也必以危自厲方其大榮也必以辱自惕不使非常之變起於不測而至於不可救也豈非知治道本末之要也歟則夫六親之等五法之數又從而可推其要也 聖策曰仲舒之言班固謂切於當世而可施於今者何策崔寔之論范曄謂明於政體而有益於時者何事昔班固載仲舒漢廷之策於史其間講天下治亂之理可謂詳矣舉而行之皆足以助治而最可施於今日之策臣以爲莫如天道先陽而後陰王政先德而後刑之論也范曄紀崔寔政論數十條於書以爲凡所辨論通明政體而言有益於今者則臣以爲不足深論者也何者寔之大槩欲人主不能純法八世而宜參以霸政嚴刑峻法破姦宄之膽以之行於漢桓帝衰替之世可爾安足爲 陛下深論哉 策曰無以爲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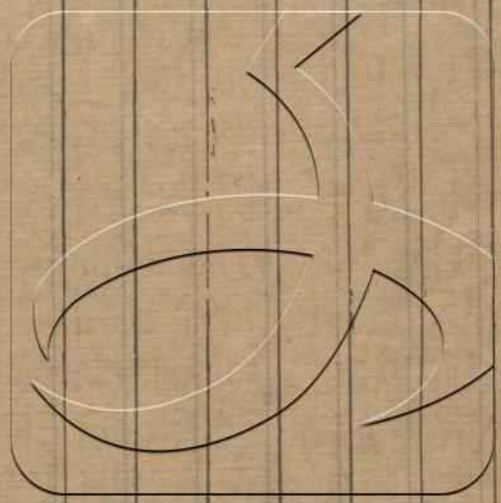
人陳迹既久而不可舉無以爲本朝之成法已定而不可改惟其
改之而適中舉之而得宜不迫不迂歸於至當 陛下議政法而
舉適中得宜爲言此天下之望也臣安得無辭以致之蓋勢可以
舉則舉之則不失於陳迹力可以改則改之則不泥於成法此因
革之常道也至於未適於中未得其宜而改之則今日之變法猶
或可議焉臣讀易至革卦言天下之法至於有弊則不可不革也
而辭曰元亨利正悔亡然則革之必至於元亨利正然後悔可亡
爾又曰革而當其悔乃亡然則革之而不當益以招悔也夫革之
必至於亨然後可以議革變之必至於當然後可以言變斯聖人
之能事易象之精義也思之於冥冥索之於昏昏使盡合道義之
中而後革之則出而天下倚之若山嶽此之謂革而亨謀之於眾
多待之以遲久使盡得上下之宜而後變之則一制行而天下望
之若雲霓此之謂變而當古之爲治相與謨謀於廟堂之上至於
風移俗易徙善遠罪而天下不知其措置之迹者必亨而後革必

當而後變也今則不然一法朝出而夕已驚一制暮行而曉或弊
斧鉞不足以禁謗論竄黜不足以抑煩言其故何邪未決其亨而
革之未計其當而變之舉而不必適中動而不必得宜也臣願
陛下慎之而已蓋夫革而未盡其至則其勢必復革而有復則法
以輕而不信矣法制數變國家之大病也漢徒甘泉后土之祠自
是之後三十年間五徙而天地之兆終不能定故願 陛下慎之
則至當之論無過於此矣 陛下慮臣之憚言而不必行則苟飾
行以自免則詔之曰言之非艱行之惟艱又慮其畏避執事而不
盡其悃悞也則又曰悉心以陳亦不憚於改爲臣是以敢進其私
憂過計之說臣聞天下者大物也是以治之者必得大才苟未得
大才而委畀之則天下之政終無時而理矣萬鈞之鼎天下之至
重也而孟賁烏獲持之奔走踰越險阻若踐平地此無他其力足
也使力不足者負之而趨不獨折絕筋骨又將墮器敗餽而不可
救矣易言天下萬物之理至詳密矣而至於治天下之難治而未

嘗不歸之大才碩德之人故屯之不寧必待君子之經綸蠱之敗壞必待君子之振育旅之分散必待智者之有爲否之欲休必俟大人之獲吉聖人以爲當四卦之時不得四人者治之則愈益其亂而無補於治昔湯之求伊尹也見之耕者高宗之求傅說也見之巖築文王之用太公也見之漁釣三士者藏迹至深而三君者能舉而用之者以其取之公求之廣也唐文宗可謂恭儉慈仁勤於致理之主當是時李德裕在其庭而不用裴度捐於外而不使乃覽正觀政要而歎息又曰吾視開元天寶事則氣拂吾膺然則文宗所以憂勤盡心者徒虛器爾伏惟陛下法成湯高宗文王公聽廣取以爲法鑒文宗捨本憂末以爲戒獨觀昭曠之道驅馳域外之議不論隱顯不問內外不異遠近不殊明晦才之當者取之德之宜者予之可大者治大可小者治小則天下之才繼踵而出凡陛下所舉而詢于臣者不治而自治矣陛下有爲之術何以先此古人有言曰言切直而不用則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

明道苟求所以明道又避於危身此勢之不可並者也說不由道憂也由道而不合非憂也苟求所以由道又希於必合此理之不可兼者也臣學術淺陋言論狂鄙罪當萬死無所敢恨幸陛下察焉臣昧死謹對

宋文鑑卷第一百十一



宋文鑑卷第一百十一

制策

擬進士御試策

擬御試武舉策

說書

小雅周之衰

君子能補過

大夫無遂事

經義

惟幾惟康其弼直

自靖人自獻于先

制策

擬進士御試策

問朕德不類託于士民之上所與待天下之治者惟萬方黎獻

蘇軾
陳師道

蘇軾
蘇軾
蘇軾

張庭堅
張庭堅

蘇軾

之求詳延于廷諷以世務豈特考于大夫之所學且以博朕之
所聞蓋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有所不爲
爲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田疇闢溝洫治草木
鬯茂鳥獸魚鼈無不得其性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
治足以制刑子大夫以謂何施而可以臻此方今之弊可謂眾
矣揅之之道必有本末所施之宜必有先後子大夫之所宜知
也生民以來所謂至治必曰唐虞成周之時詩書所稱其迹可
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
未盡善要其所以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朕將親覽焉
對臣伏見 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天下安危之至計謀及於布
衣之士其求之不可謂不切其好之不可謂不篤矣然臣私有所
憂者不知 陛下有以受之歟禮曰甘受和白受采故臣願 陛
下先治其心使虛一而靜然後忠言至計可得而人也今臣竊觀
陛下先入之言已實其衷邪正之黨已貳其聽功利之說已動

其欲則雖有臯陶益稷爲之謀亦無自入矣而況於疎遠愚陋者
乎此臣之所以大懼也若乃盡言以招過觸諱以亡軀則非臣之
所恤也聖策曰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臣以
爲 陛下未知此也是以所爲顛倒失序如此苟誠知之曷不尊
其所聞而行其所知歟百官之所以得其職者豈聖王人人而督
責之歟萬事之所以得其序者豈聖王事事而整齊之歟亦因能
以任職因職以任事而已官有常守謂之職施有先後謂之序今
陛下使兩府大臣侵三司財利之權常平使者亂職司守令之
治刑獄舊法不以付有司而取決於執政之意邊鄙大慮不以責
帥臣而聽計於小吏之口百官可謂失其職矣王者之所宜先者
德也所宜後者刑也所宜先者義也所宜後者利也而 陛下易
之可謂萬事失其序矣然此猶其小者其大者則中書失其政也
宰相之職古者所以論道經邦今 陛下但使奉行條例司文書
而已昔丙吉爲丞相蕭望之爲御史大夫望之言陰陽不和咎在

臣等而宣帝以爲意輕丞相終身薄之今政事堂忿爭相詬流傳都邑以爲口實使天下何觀焉故臣願陛下首還中書之政則百官之職萬事之序以次得矣聖策曰有所不爲爲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陛下及此言是天下之福也今日之患正在於未成而爲之未服而革之耳夫成事在理不在勢服人以誠不以言理之所在以爲則成以禁則止以賞則勸以言則信古之人所以鼓舞天下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蓋循理而已今爲政不務循理而欲以人主之勢賞罰之威劫而成之夫以斧析薪可謂必克矣然不循其理則斧可缺薪不可破是以不論尊卑不計強弱理之所在則成所不在則不成可必也今陛下使農民舉息與商賈爭利豈理也哉而何怪其不成乎禮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如此夫陛下苟誠心乎爲民則雖或謗之而人不信苟誠心乎爲利則雖自解釋而人不服且事有決不可欺者吏受賄枉法人必謂之賊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謂之盜苟有其實不敢

辭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謂之放債取利可乎凡人爲善不自譽而人譽之爲惡不自毀而人毀之如使爲善者必須自言而後信則堯舜周孔亦勞矣今天下以爲利陛下以爲義天下以爲貪陛下以爲廉不勝其紛紜也則使二三臣者極其巧辯以解答千萬人之口附會經典造爲文書以曉示四方四方之人豈如嬰兒鳥獸而可以美言小數眩惑之哉且夫未成而爲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爲未服而革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革蓋世有好走馬者一爲墜傷則終身徒行何者慎重則必成輕發則多敗此理之必然也陛下若出於慎重則屢作屢成不惟人信之陛下亦自信而日以勇矣若出於輕發則每舉每敗不惟人不信陛下亦不自信而日以怯矣文宗始用訓注其志豈淺也哉而一經大變則憂沮喪氣不能復振文宗亦非有失德徒以好作而寡謀也慎重者始若怯終必勇輕發者始若勇終必怯乃者橫山之人未嘗一日而忘漢雖五尺童子知其可取然自慶歷已來莫

之敢發誠未有以善其後也近者邊臣不計其後而遽發之一發不中則內帑之費以數百萬計而關輔之民困於飛輓者二年而未已雖天下之勇者敢復爲之歟爲之固不可敢復言之歟由此觀之則橫山之功是邊臣欲速而壞之也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輸之策併軍蒐卒之令率然輕發又甚於前日矣雖陛下不恤人言持之益堅而勢窮事竣終亦必變他日雖有良法美政陛下能復自信乎人君之患在於樂因循而重改作今陛下春秋鼎盛天錫智勇此萬世一時也而羣臣不能濟之以慎重養之以敦朴譬如乘輕車馭駿馬冒險夜行而僕夫又從後鞭之豈不殆哉臣願陛下解轡秣馬以須東方之明而徐行於九軌之道甚未晚也 聖策曰田疇闢溝洫治草木鬯茂鳥獸魚鼈莫不各得其性者此百工有司之事曾何足以累陛下 陛下操其要治其本恭已無爲而物莫不盡其理以生以死若夫百工有司之事自宰相不屑爲之而況於陛下乎 聖策曰其富足以備

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制刑何施而可以臻此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免置瓠葉可以行禮掃地而祭可以事天禮之不備非貧之罪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臣不知陛下所謂富者富民歟抑富國歟陸賈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劉向曰眾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今朝廷可謂不和矣其咎安在陛下不反求其本而欲以力勝之力之不能勝眾也久矣古者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而士猶犯之今陛下躬蹈堯舜未嘗誅一無罪欲弭眾言不過盡逐異議之臣而更用人耳必未忍行亡秦偶語之禁東漢黨錮之法則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而爭者益多煩言交攻必甚於今日矣欲望致和而廣樂豈不疎哉古之求治者將以措刑也今陛下求治則欲制刑此又羣臣悞陛下也臣知其說矣是出於荀卿荀卿好爲異論至以人性爲惡則其言治世刑重亦宜矣說者又以爲書稱唐虞之隆刑故無小而周之盛時羣飲者殺臣請有以詰之夏禹之時大辟二百周公之時大辟

五百豈可謂周治而禹亂邪秦及三族漢除肉刑豈可謂秦治而漢亂耶致之言極也天下幸而大治使一日未安 陛下將變今之刑而用其極歟天下幾何不叛耶徒聞其語而懼者已眾矣臣不意異端邪說惑悞 陛下至於如此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此用刑之常理也至于今守之豈獨唐虞之隆而周之盛時哉所以誅羣飲者以為其意非獨羣飲而已如今之法所謂夜聚時散者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語則凡夜相過者皆執而殺之可乎夫人相與飲酒而輒殺之雖桀紂之暴不至於此而謂周公行之歟 聖策曰方今之弊可謂眾矣揅之道必有本末所施之宜必有先後臣請論其本與其所宜先者而 陛下擇焉 方今救弊之道必先立事立事之本在於知人則所施之宜當先觀大臣之知人與否耳古之欲立非常之功者必有知人之明苟無知人之明則循規矩蹈繩墨以求寡過二者皆審於自知而安於才分者也道可以講習而知德可以勉強而能惟知人之明不可學必出

於天資如蕭何之識韓信此豈有法而可傳者哉以諸葛孔明之賢而知人之明則其所短是以失之於馬謖而孔明亦審於自知是以終身不敢用魏延我 仁祖之在位也事無大小一付之於法人無賢不肖一付之於公議事已效而後行人已試而後用終不求非常之功者誠以當時大臣不足以與知人之明也古之為醫者聆音察色洞視五藏則其治疾也有剖胷決脾洗濯胃腎之變苟無其術不敢行其事今無知人之明而欲立非常之功解縱繩墨以慕古人則是未能察脈而欲試華佗之方其異於操刀而殺人者幾希矣房瑄之稱劉秩關播之用李元平是也至今以為笑 陛下觀今之大臣為知人歟為不知人歟乃者擢用眾材皆其造室握手之人要結審固而後敢用蓋以為其人可與戮力同心共致太平曾未安席而交口攻之者如蝟毛而起 陛下以此驗之其不知人也亦審矣幸 今天下無事異同之論不過瀆亂聖聽而已若邊隅有警盜賊竊發俯仰成敗呼吸變故而所用之

人皆如今日乍合乍散臨事解體不可復知則無乃悞社稷歟華
 佗不世出天下未嘗廢醫蕭何不世出天下未嘗廢治陛下必
 欲立非常之功請待知人之佐若猶未也則亦詔左右之臣安分
 守法而已聖策曰生民已來稱至治者必曰唐虞成周之世詩書
 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
 代之業雖未盡善然要其所以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言之臣
 以為此不可勝言也其施設之方各隨其時而不可知其所可知
 者必畏天必從眾必法祖宗故其言曰戒之戒之天維顯思命不
 易哉又曰稽于眾舍己從人又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
 詩書所稱大略如此未嘗言天命不足畏眾言不足從祖宗之法
 不足用也符堅用王猛而樊世仇騰席寶不悅魏鄭公勸太宗以
 仁義而封倫不信凡今之人欲陛下違眾而自用者必以此藉
 口陛下所謂賢明忠智者豈非意在於此等歟臣願攷二人之
 所行而求之於今王猛豈嘗設官而牟利魏鄭公豈嘗貸錢而取

息歟且其不悅者不過數人固不害天下之信且服也今天下有
 心者怨有口者謗古之君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者似不如
 此古語曰百人之聚未有不攻而破況天下乎今天下非之而
 陛下不回臣不知稅駕矣詩曰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
 遑假寐區區忠蓋惟陛下察之臣謹昧死上對

擬御試武舉策

陳師道

問湯武之兵無敵於天下然而或曰出其不意或曰天命未也
 晉文公伯者爾然欲用其民則曰教之義示之禮與信夫出其
 不意詭道也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矣然而猶曰天命未也其
 故何哉能用其民以禮義信然而不曰王者之事何也昔誓師
 者或曰孛戮汝或曰有常刑或曰有大刑或曰有無餘刑非殺
 其不同何也司馬遷讀司馬兵法曰雖三代未能究其義如其
 文也今其書尚在其義難盡其文難遵者何與墨子之誦公輸
 九攻而九拒之諸葛之服孟獲七擒而七縱之其智安出哉諸

羌犯漢辛武賢段紀明則謂當大擊之趙充國張奐則謂兵可
罷之爲是而紀明之戰克以擊之爲便而充國之算勝或謀同
而功異或論殊而效同何以然也子大夫習於論兵造庭待問
其以所學具著于篇

臣惟陛下學以明王度德以善方俗材以成世務而不自賢聖
託于寡昧延見田里之士究觀文武之宜臣愚無以奉明問廣聖
志願常聞之藪宅善牧川居善漁味者聽微右廢者便左臣誠不
佞願無游居之習偏左之能以成陛下好問之志而幸萬一之
得哉謹冒死以對臣聞孔子曰俎豆之事常聞之矣軍旅未之學
也夫兵非聖人之學其所學者無事於兵雖然兵者政之出也能
俎豆之事軍旅得矣聖人雖不學蓋能之矣刑者政之餘兵者刑
之末非聖人所優爲也故武未盡善不若舜禹之修文也古之爲
國者兵設而不試戰習而不用應而不倡服而不侮臨敵而人不
戰得國而市不亂此王政也若夫廉李之戰鬪事也孫吳之書盜

術也不陳於王者之前嘗以臣之所聞敬奉明詔其有不稱乃臣
寡陋之臆非聖人之道者所不宜也臣聞古之言無敵者非謂戰
勝守固天下不能敵也謂其願爲之臣而莫與敵焉昔者商湯東
征則西怨南征則北怨可謂不敵矣若夏桀則其眾曰時日曷喪
余及汝皆亡非商亡夏夏自亡也夫以不敵攻自亡以天下當一
夫安用詐三王之伐行天討也是故謀于蓍龜詢于臣民以定其
論法以正名刑以正臯以成其詞詔于鬼神論于公侯詰之于國
誓之于軍以致其眾數之以文懼之以武聲之以鍾鼓與天下其
之惟公與義詐何施焉故以湯爲出不意以伐桀者蓋不知義也
臣聞命者天之道視人則知矣天從人者也周文之時三分天下
而有二天之去商舊矣不待盟津而知臣以爲文武後之非命後
也君子之道同而各有行也如權之稱物惟其所重文王屈義而
伸仁以同于天武王屈仁而伸義以順其命孔子以爲文王至德
也夫優爲之與不可已而爲之者異矣此文王之爲文武王之爲

武也盟津之會臣無傳焉其漢儒之說乎故以武王爲還師以待時其蓋不知命也臣聞君子內德而外行有其德而無其行者有矣有其行而無其德者有矣故君子貴其全也易曰君子以成德爲行君子之行出於德也德則有化禮義信者德之行也是故王以安行伯以利動利之者僞也君子恥之夫德形于身而加於民謂之化教其可禁其不可謂之政無化則不革無政則不行本末相用王者之事也晉文公則不然蒐以示禮伐原以示信勤王以示義夫上無化下無教造事舉善以聳觀聽此豈有意於成俗文之以爲名爾然能用其民者蓋有政焉王者尙政行之以刑有行而無其德有政而無其化此晉之所以不王也臣讀征誓之書知後世之刑重也虞之誓其克有勳刑蓋未用也夏商之誓曰孥戮汝周之誓曰有顯戮尙刑也夏商之孥周之孥隸也魯之誓曰有常刑有大刑有無餘刑非殺越逐誘盜則服常刑常刑者劓刑也材不足用則服無餘刑或奴或戮猶未至於殺也無餘者盡之之

詞也刑盡而非殺猶今之言臯止於流者也餉不足食則服大刑刑至于殺則極矣或者以謂無餘之刑戮及妻子臣不知其說也夫罰弗及嗣臯陶之善舜也臯人以族武王之伐紂也父子兄弟舉不相及周公之命康叔也而伯禽爲之乎先王之刑有至於殺而無相及者以非其罪也故刑至於殺不以爲暴而遷刑則暴也雖無誓師而至於殺不亦甚乎夫三代異尙惟其時也周有三典施于五刑惟其宜也軍事尙威其用重典乎天下有道征伐出於天子魯之軍刑蓋周制也臣則知其仁焉先之以誓期於不悖示之以刑期於不犯未足爲仁師克則鮮死焉負則多矣伸之以威以道死也其仁至矣仁以濟義義以行信此其所以賢也臣聞齊威王使其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附以先齊大司法田穰苴之說號曰司馬穰苴兵法夫所謂古者司馬兵法周之政典也所謂司馬穰苴兵法太史遷之所論今博士弟子之所誦說者也昔周公作政典司馬守之以佐天子平邦國而正百官均萬民故征伐出

於天子及上廢其典下失其職而周衰矣故征伐出於諸侯典之
用捨興壞繫焉遷徒見七國楚漢之戰以詐勝而身故未常行道
也遂以仁義為虛名而疑三代以文具可謂不學矣史稱遷博極
羣書而其論如此所謂雖多奚為者也臣謹按傳記所載司馬法
之文今書皆無之則亦非齊之全書也然其書曰禮與法表裏文
與武左右又曰殺人以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
以戰去戰戰可也又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此先王之政
也何所難乎至其說曰擊其疑加其卒致其屈襲其規此穰苴之
所知秦漢之所行遷之所見而謂先王為之乎臣惟墨子之拒公
輸匠之事也武侯之屈孟獲將之事也此百官羣吏之能非王法
也昔墨子所守屈其一世而不以守名自惟其術有大者焉墨子
之所不為臣愚敢為 陛下道哉崇墉浚川完廩眾民可以守矣
然而不守者民散故曰地利不如人和也封溝委積所以保民也
民固矣而後城郭可得而守也米粟可得而食也墨子之術可得

而用也不然寇將保之巧何施焉夫武侯之縱敵務勝其心以持
久專意東方而無後憂可謂善畫矣雖然智以服人可以終侯之
世不可繼也此伯者之術也君子制法中材守之所謂百世之道
也書曰柔遠能邇悼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又曰無怠無荒
四夷來王夫行法於身而效于四海之外臣謂王者之功易也臣
聞先漢西羌之叛辛武賢則欲攻趙充國則欲守臣愚以謂充國
之議是也後漢東羌之叛張奐則欲廣恩段熲則欲極武臣愚以
謂皆非也臣惟武賢之議非為國遠計冒危要幸以自利耳此邊
吏之常態國之大患臣惟充國之議有大焉其說曰帝王之兵以
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也故先為不可勝
以待敵之可勝夫慮勝而戰度得而攻可謂善矣非全師坐勝之
道也不戰而勝不攻而取此充國所謂善之善者屯田是也虜所
保者眾所恃者地奪其田里則人畜失職而眾不保矣購之以利
則有辜者可得亡辜者可致此坐支解虜之道也逸以待勞久以

待變亡費而有備可謂善矣臣猶以謂未也兵久則頓役久則怠
內有盜賊乘間之虞外有夷狄相因之變防患於未然收利於將
來有先王之意焉夫治外與內異譬之於家盜在內攻之可也在
外備之可也千金之子不閉門定垣與盜爭死況於國乎臣故曰
充國之議是也漢居屬羌於三輔與民雜處而武備不修將吏不
選擾以致怨利以啟貪以故數叛夫御失其宜殺之則怨寬之則
侮張奐不惟其本而襲儒者之弊以恩易武力窮則服利而復動
一切苟安非至計也段熲窮兵以盡敵此蠻夷相攻非中國之政
也王者之師務明善惡舉人得則畏威善人伸則懷德二者各得
其一臣故以謂皆非也以臣之愚蔽之度塞限以封略羈以恩信
完聚繕守以待其來則漢長無事矣臣聞王者之治夷狄自治而
已譬諸身焉氣血外強精神內守則厲邪不干本虛末施則風濕
暑寒乘間而作惟其所致疾何能為其視夷狄若鳥獸然不足計
曲直校失得備禦之道因其盛衰來則撫之去則已之其來不怡

其去不戚外之也昔文王事昆夷武王通道九夷八蠻太王去邠
宣王薄伐至于太原因時之宜非異道也太王諸侯之事也上無
王下無伯既不能拒又不能去是危道也宣王王者事也拯民以
去亂武之經也逐之盡境以限內外天之制也如鳥之攢如獸之
搏毆之則已暴者為之則覆巢熏穴戮及靡卵不可謂政強則事
之文王是也弱則懷之武王是也兩強不相下則相傷故下之以
保民也孟子曰仁者能以大事小樂天者也智者能以小事大畏
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夫樂天者與天同也畏天
者同于天也高而能降以無我也大而能覆以無物也物我兩忘
君子之德也以身與人則身重以身與天下則身輕屈小以伸大
君子之事也以大事小以賢事不肖先人後身所以為至德而賈
誼以謂天子貢夷狄為倒置此少年之氣編者之心也故其論內
則欲削諸侯外則欲擊匈奴以尊天子其申韓之餘意乎至其去
國千里則憂壽不長一失其職則涕泣以卒無以自容其能容匈

奴乎詩云惟其褊心是以爲刺誼之謂也智有得失材有能否德則無不盡也充國可謂智矣而內徒降羌令居循致後患務便於近而忘其遠夫料敵決勝誠非儒者之能見微慮遠建萬世之安亦非武人文吏之所及也臣聞禹伐有苗三旬不克禹不以爲恥舜不以爲辜蓋德不懷則修刑刑不服則明德君子固自反也德刑更用舜之政也自反而不責人舜之所以賢也以舜之政以益佐禹不能得志於有苗而兵家之書有必勝之術非臣所知也夫以禹益之智諸侯之師豈不足以一戰君子勝人不以力有化存焉化者誠服之也故曰滿招損謙受益至誠感神蠢茲有苗然則舞干羽於兩階又豈足以感人哉所以偃革而修文也夫惟有德可以服人臣又聞柳下惠曰伐國不問仁人問且不及而兵家之書奮然自任欲一試之幸而不得則又以遺人是樂禍也故術不可不慎臣願陛下循大禹之事服下惠之言而卻兵家之圖書將不敵於天下而威行萬世區區之虜何足留聖意哉陛下幸

詔愚臣敢有隱情不敏之誅惟陛下赦之

說書

問小雅周之衰

蘇軾

對詩之中唯周最備而周之興廢於詩爲詳蓋其道始於閨門父子之問而施及乎君臣之際以被冒乎天下者存乎二南后穆公劉文武創業之艱難而幽厲失道之漸存乎二雅成王纂承文武之烈而禮樂文章之備存乎頌其愈削而至夷于諸侯者在平王黍離蓋周道之盛衰可以備見於此矣小雅者言王政之小而兼陳乎其盛衰之際者也夫周雖衰文武之業未墜而宣又從而中興之故雖怨刺並興而未列於國風者以爲猶有王政存焉故曰小雅者兼乎周之盛衰者也昔之言者皆得其偏而未備也季札觀周樂歌小雅曰其周之衰乎文中子曰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札之所謂衰者蓋其當時親見周之衰而不觀乎文武成康之盛也文中子之所謂盛者言文武之餘烈歷數百年而未忘雖其

子孫之微而天下猶或宗周也故曰二子者皆得其偏而未備也
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當周之衰雖君子
不能無怨要在不至於亂而已文中子以爲周之全盛不已過乎
故通乎二子之說而小雅之道備矣謹對

問君子能補過

蘇軾

對甚哉聖人待天之通且恕也朝而爲盜跖暮而爲伯夷聖人
不棄也孟僖子之過也其悔亦晚矣雖然聖人不棄也曰猶愈乎
卒而不知悔者也孟僖子之過可悲也已仲尼之少也賤天下莫
知其爲聖人魯人曰此吾東家丘也又曰此鄒人之子也楚之子
西齊之晏嬰皆當時之所謂賢人君子也其言曰孔丘之道迂闊
而不可用況夫三桓之間而孰知夫有僖子之賢僖子之病以告
其子曰孔丘聖人之後也其先正考甫三命益恭而弗父何以有
宋而授厲公華父督之亂無罪而絕於宋其後必有聖人今孔丘
博學而好禮殆其是歟爾必往師之以學禮嗚呼孔子用於魯三

月而齊人畏其霸以僖子之賢而知夫子之爲聖人也使之未亡
而授之以政則魯作東周矣故曰孟僖子之過可悲也已雖然夫
子之道充乎天下者自僖子始懿子學乎仲尼請於魯君而與之
車使適周而觀禮焉而聖人之業然後大備僖子之功雖不能用
之於未亡之前而猶能救之於已沒之後左邱明懼後世不知夫
僖子之功也故丁寧而稱之以爲補過之君子昔仲虺言湯之德
曰改過不吝夫以聖人而不稱其無過之爲能而稱其改之爲善
然則補過者聖人之徒歟孟僖子者聖人之徒也謹對

問大夫無遂事

蘇軾

對春秋之書遂一也而有善惡存焉君子觀其當時之實而已矣
利害出於一時而制之於千里之外當此之時而不遂君子以爲
固上之不足以利國下之不足以利民可以復命而後請當此之
時而遂君子以爲專專者固所貶也而固者亦所議也故曰春秋
之書遂一也而有善惡存焉君子觀其當時之實而已矣公子結

滕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公羊傳曰滕不書以其有遂
事書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
則專之可也公子遂如周遂如晉公羊亦曰大夫無遂事此其言
遂何公不得爲政也其書遂一也而善惡如此之相遠豈可以不
察其實哉春秋者後世所以學爲臣之法也謂遂之不譏則愚恐
後之爲臣者流而爲專謂遂之皆譏則愚恐後之爲臣者執而爲
固故曰觀乎當時之實而已矣西漢之法有矯詔之罪而當時之
名臣皆引此以爲據若汲黯開倉以賑飢民陳湯發兵以誅郵支
若此者專之可也不然獲罪於春秋矣謹對

經義

惟幾惟康其弼直

張庭堅

所貴乎聖人者非以其力足以除天下既至之患而以其慮之深
遠察微正始憂患之所不及非以其有智與勇足以大有爲於世
而以其安靜休息有所不爲非以其無一過失使天下莫得而議

之以其有過而必改故於事也無忽於民也不擾於羣臣也不憚
其危言正論以拂於己夫是以慮無遺策舉世無過事而天下治
安之勢得以永保而弗替此幾康弼直禹之所以爲舜戒也蓋惟
幾也則能察微正始不忽乎事惟康也則能安靜休息不擾乎民
惟輔弼之臣直則能不以無過之爲美而以改過之而爲善凡忠
讜之論矯拂之辭皆所以樂從而願聽焉雖然三者存難難創
業之時則固未始以爲難海宇適平基緒方立俄焉怠忽而不之
察則禍患將不旋踵而至所以操心常危慮患常深而事每不失
其幾者勢使然也民雖出於塗炭而恐懼之未忘世雖偃於征誅
而瘡痍之未瘳俄然擾動而不之恤則下不勝其困怨亂將復作
所以設法務約敷政務寬而使民不失其康者亦勢使然也夫欲
事之適於幾民之適於康則天下之深謀至計惟恐一日而不得
聞朝廷之上輔弼之臣莫不蹇蹇其直亦其勢不得不然也天下
既大治矣則智慮怠而昏心意侈而廣智慮昏則玩晏安而忽憂

勤心意廣則喜功名而煩興作夫宴安之是玩則不可責以難也
功名之是喜則不可語以過也於是諂諛者親而諫諍者疎幾康
弼直之戒於是時最不可忘彼舜也繼堯極治之後天下可謂無
事矣雖然無事者有事之所從起而聖人之所深畏者也觀舜之
君臣相與賡歌規戒而其言及於敷天命康庶事則禹之所言者
舜固不待告而知矣而禹猶戒之何也使天下後世咸曰以舜之
聖而猶不免於此則庶乎其能知戒矣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

張庭堅

君子之去就死生其志在於天下國家而不在於一身故其死者
非沽名其生者非懼禍而引身以求去者非要利以忘君也仁之
所存義之所主鬼神其知之矣昔商之三仁或生或死或爲之奴
而皆無媿於宗廟社稷豈非謀出於此歟此其相戒之言曰自靖
人自獻于先王蓋於是時紂欲亡而未寤也其臣若飛廉惡來者
皆道王爲不善而不與圖存若伯夷太公天下可謂至賢者則潔

身退避而義不與俱亡夫爲商之大臣而且於王爲親惟王子比
干箕子微子也三人者欲退而視其敗則不忍欲進而與王圖存
則不可與言雖有忠孝誠慤之心其誰達之哉顧思先王創業垂
統以遺其子孫設爲職業祿位以處天下之賢俊俾相與左右而
扶持之期不至於危亡而後已子孫弗率亡形旣見而忠臣義士
之徒猶不忘先王所以爲天下後世之意以爲志不上達道與時
廢亂者弗可治也傾者弗可支也而臣子所以報先王者惟各以
其能自獻可也雖然君子之志不同而欲死生去就各當於義不
獲罪於先王非人所能爲之謀其在於自靖乎蓋若商祀之顛隳
則微子以爲心憂而辱於臣僕不與其君俱亡者箕子比干之所
羞爲也微子抱祭器適周以請後則奉先之孝得矣比干諫不從
故繼以死則事君之節盡矣箕子以父師爲囚奴猶眷眷不去則
愛君之仁至矣其死者若愚其囚者若污而其輒去者若背叛非
忠也然三子皆安然行之不以所不能爲自愧而亦不以所能爲

愧人更相勸勉以求合於義而不期於必同夫謂先王所以望於後世臣子者惟忠與孝也故微子之去自獻以其孝比干以諫死箕子以正囚則自獻以其忠則是三子之非苟爲也處垂亡之地猶眷眷乎天下國家而不在一身故其志之所謀各出其所欲爲以期先王之知耳古所謂較然不欺其志者非斯人之謂乎雖然書載微子與箕子相告戒之辭而比干不與焉何哉人臣之義莫易明於死節莫難明於去國而屈辱用晦者亦所難辨者也比干以死無足疑故不必以告人而箕子微子不免云云者重去就之義而厚之故也不然安得並稱三仁哉

宋文鑑卷第一百十一



71000657

